



無独有偶

■開明文學新刊■

無  
獨  
有  
偶

——三幕笑劇

吳天著

無 獨 有 偶

民國卅七年十一月一日初版  
民國三十三年八月六日再版

每册定價·〇五五

印刷者

開明書店

發行者

上海福州路  
開明書店  
代表人范洗人

著作者

吳天

有著作權 \* 不准翻印

登場人物

馬伯潤  
馬仲達  
馬太太  
馬惠蘭  
紀小姐  
喬奈  
費正行  
項楚文  
丁慕蓀  
小張  
陸會長

陳保長  
洋服店老闆  
差役  
男僕  
女僕  
來人  
另一來人  
警察  
遊人  
衆賓客

## 幕 前

觀眾席燈暗，鑼鼓聲起。

漸明，景現——一個西洋景的鏡頭圖案。

人聲：往裏頭看來，往裏頭瞧！

請看那敵偽時代的玩意兒真好笑。

真是假來，假裏還有假。

大漢奸，小漢奸，小小漢奸都來到。

往裏頭看來，往裏頭瞧！

請看那敵偽時代的玩意兒真好笑。

你騙我來，我騙你。

是非不分，黑白又顛倒。

往裏頭看來，往裏頭瞧！

請看那敵偽時代的玩意兒真好笑。

……

〔在鑼鼓人聲中，幕啓。〕

〔衆演員作驚恐莫明其妙狀——猶如呆照。與本劇結尾時同。〕

〔舞臺燈光驟暗。〕

〔當燈光漸明時，一個店面呈現在觀衆面前。〕

## 第一幕

民國三十四年夏末，上海。

馬伯潤附的協昌商店的店堂。

門虛掩着，廚窗裏看不見什麼貨。在那個時期，百物看漲，商家都不願貨色脫手，寧願沒有交易，因此，馬老闆索性把店門關了，自己坐在家裏看店，何況他更有重要的原因：他的店裏現金週轉不靈，頗現捉襟見肘之狀。

馬老闆，這個視錢如命的小老頭，他原是個鄉下小地主，爲了鄉下不靖，把全部財產帶到上海來經商，他做過各式各樣的生意：跑單幫，做股票，放高利貸，可是全都虧了本；最後他選了認爲最有把握的事：開店囤貨。

這裏便是他化了點錢弄來的門面。

他和他的女兒馬惠蘭住在樓上，本來的二房東項楚文住在後房，這是他們預先講好的；店面讓給他，留一小間給二房東。

暮閉的時候，我們的馬老闆正在伏案打算盤，突然面現憂慮之色。

馬  
（喃喃自語）買進八十，市價一百，昨天一百二，今天早上一百五……下午是——（作疑問狀，走去打電話）喂，你們哪兒？……請潘先生聽電話，哦！你就是……我是「協昌」……

是的，是的，今天的行情怎麼樣？……大多少？……是的，我想，我想，進一點……〔猥瑣狀〕自然了，我的胃口不大，幾千匹就可以……要現款嗎？……這末着吧，我那一百股「美亞」這兩天動也沒有動，就賣了它吧！……費心，費心……馬上要來單？好，好，〔放下電話，坐下，得意之至，忽然倏地起立，憤憤地跑去查藏在屋角廚裏的一相現款，一閃入聲連忙收起。〕

〔費正行上，一個洋場少年，做做揶揄之類的生意。〕

費 馬老闆。

馬 怎末樣？

費 〔兜攬生意〕有一批貨色真便宜，買下來篤定穩賺，那邊因爲頭寸緊……馬老闆，怎末樣？有意思嗎？

馬 〔笑，不信任地〕正行，哪一次你不是這末說的？

費 可是哪一次你都沒有買。這一次……我要是手頭寬，我就買進。〔故作惋惜〕唉！

馬 〔心動〕真可以賺錢？

費 誰騙得了你，馬老闆，你這末精明！

馬 〔喜〕到底是什麼貨色？



費 士林布！開價一百六。

馬 哦，我剛進了點兒。

費 誰的來手？

馬 大順。

費 〔點頭〕唔，唔，厲害！

馬 〔得意〕怎末樣？他的價碼比你低。〔教訓地〕做生意，要講信實，正行！

費 〔冷笑〕哼！哼！好吧！〔他走了出去，馬搖頭，大爲反感。〕

〔門口丟進一封信，馬看，由於不太明白，皺眉仔細研究。〕

〔這時項楚文推門進，項是一個四十來歲的人，他很拘謹，也很老實，見他來，點頭爲禮，一面拿了信去請教他。〕

馬 項先生，你要出去？〔把信遞給他〕請你看看。

項 〔難於啓口的樣子〕馬老闆，我想跟你通融五十萬塊錢。

馬 五十萬。〔不卽回答，急於知道信的內容〕這封信！

項 〔實在沒有辦法〕要不，四——四十萬吧！

馬 〔面有難色〕……對不起，現在銀根緊，兩毛，三毛，都沒有地方借，我欠了慕老的錢，還

不知道拿什麼還他。

項 就算房子上的，我的股款。

馬 這個，都進了貨了。

項 一點兒辦法都沒有嗎？

馬 〔搖頭。〕

項 〔惋惜地，好意〕馬老闆，你怎末不留點現鈔？

馬 留現鈔？項先生，你真外行，貨色天天漲，日日漲，留現鈔有什麼用？

項 我剛剛聽正行說，外面貨物猛跌。

馬 〔不信〕不會的，他的消息沒有我靈！

項 這可是真的，馬老闆，說是政府要壓平物價。

馬 〔笑〕這些話騙鬼，我剛到上海的時候會信，可是現在——〔搖頭〕越漲越壓，越壓越漲。

項 說是要統制，要調查，要登記。

馬 〔自以爲理由充足〕我們將本求利，他總不能沒收我的貨色，你說對不對？〔得意〕老門檻了。

項 不過，馬老闆，要不是有個原因，人家怎末肯賣出？

馬 那是因爲——〔有點狐疑起來，繼而泰然〕不會的，不會的。

項 〔看信〕瞧，商統會來的信，〔看信〕貨色要登記。

馬 不是要錢吧？

項 不。

馬 那就好了。

項 〔看信〕登記之後……用官價收買。

馬 什麼？那我不登記。

項 過期不登記，查到沒收。

馬 我就這末幾匹。

項 幾匹也一樣。

馬 〔呆住〕……

項 我看，馬老闆，你還「回鄉下去的好」。

馬 鄉下？你以爲鄉下可以安居樂業？幾畝地完租也不夠，除非你是什麼官，家裏有人當鄉保

長。〔忽然想起〕噯，項先生，陳保長有沒有跟你說過？

項 房子的事嗎？

馬 他說這房子是他的，你不能讓給我。

項 「忿」這變成我占了他的房子？

馬 他說他代表大房東。

項 房東在重慶。

馬 他說了，你就得信。

項 看樣子又是錢——

馬 這個錢可得由你付，項先生。

項 我？

馬 好在你房子上有錢存在這兒，項先生，你是老上海了，這點規矩你不會不懂。

項 不過……要是不是太多，你還是把我這筆錢提出來吧！

馬 不忙，不忙。你倒是說，「指信」一定要登記？

項 可不，馬老闆，還是趕快辦了的好。「走上樓去，在門口」我那四十萬塊錢，務必請你設法，正行有個朋友要打南京來，他要點錢化。「馬搖頭」我出利息好了，三毛。「馬勉強點頭，項下。」

「馬拿起那封信來看，越看越急，越急越沒辦法，他好像熱鍋上的螞蟻，在屋子裏亂

轉，不知所措。」

馬 怎末辦？……這，怎末辦？〔當他走到掛在壁上一面人家慶賀他開店的穿衣鏡前時，他猛擡頭，看見自己的嘴臉。〕

馬 〔對着鏡子裏的自己苦笑〕你說，我該怎末辦？

〔費上。〕

費 〔幸災樂禍〕馬老闆，怎末樣？你是不該進貨的，要是你肯跟我打聽打聽，也不會吃這末個大虧了，你說對不對？〔馬不理，費下。〕

〔馬驀地坐下，十分悲切的樣子，看着架上的貨色。〕

〔突然，像一陣風似地，樓梯口捲出了一個花枝招展的少女，她今年不過十七八歲，可是由於愛好摩登，打扮得好像一個婦人，濃得過分的脂粉和口紅，加上耳環手鐲腳鐲，不免有點妖形怪狀。說起話來故意嘍聲嘍氣，竟成了上海人所常說的那種「十三點」人物。她就是馬老闆的女兒馬惠蘭。她一出現，就用那種由電影上學來的搖肩扭腰的姿態走向父親，手裏拿着一張很考究的請帖。〕

蘭 爸爸，今兒是不是七月十六？〔看手中請帖〕一九四五，七月十六……

馬 怎末了，你問這個？

蘭 我們有個「派對」。

馬 「派對」？

蘭 P—A—R—T—Y，「派對」。

馬 「仍然不懂，只搖頭。」

蘭 他們說就要禁舞了，前天青少年團打了南市的賭場，就要打舞廳了，現在只好私人開「派對」。

馬 「明白了，厭煩地」哦，那是舞場老闆的事。

蘭 可是，爸爸，今兒已經是十六號了。

馬 啊？

蘭 下半個月的月錢。「嬌態。」

馬 惠蘭，我真不懂，跳舞有什麼意思？這種時候還跳舞？

蘭 啊呀，爸爸，你也反對跳舞，難道你也做了官？

馬 做了官倒好了，你就不知道你爸爸過的是什麼日子，渾身背的債，幾個錢全繳了捐：營業稅，所得稅，印花稅，建設捐，清潔捐，保甲費，救火費……數也數不盡的捐和稅，這會兒新花樣又來了，說是要登記，連捐稅也不讓你繳了，真把人活活兒給逼死。「搖頭自嘲」要

不是棺材貴，你爸爸一定要自殺。

蘭 哎呀，爸爸……嚇死人了。（以手掩胸，好像真地嚇壞了。）

馬 可是，惠蘭，放心，你爸爸丟不下——（意指貨色。）

蘭 我。

馬 你嗎？你去——「派對」去吧。

蘭 可是錢？

馬 我哪兒有錢呢？

蘭 你有貨，還有，你藏着現鈔。

馬 （驚惶）瞎說，你爸爸到上海來了兩年，霉也倒夠了：放利，人逃了；國香煙，發了霉；股票虧了本，現在只剩下這引店，所有一點貨不夠還債，就靠貨色往上漲。

蘭 爸爸，你就不懂得做生意，人家陳景泰一齊鄉下出來的，現在洋房也有了，汽車也有了。

馬 那是因爲他做了官。

蘭 你不會也弄個官做做。

馬 （感慨係之）我也這末想，可是誰來請教你，沒有路啊！

蘭 路是錢鋪的，爸爸！

馬〔起勁〕怎末，鬼了頭，難道你有什麼門路？快說，快說。

蘭〔故意賣關子〕我不過是說說罷了。

馬快說，說出來，我給你錢。

蘭〔完全做生意似地〕多少？

馬如果真有門路，你要多少，我都給你。

蘭好，這話可是您說的，爸爸——我有個同學，他是周佛海的乾女兒的媽媽的乾女兒。

馬〔大喜〕真的？那你快去想辦法。

蘭可是錢——

馬〔一聽到錢，又遲疑起來〕等到事情弄成功了，一定不短你一個子兒。

蘭可是現在——您先給我五十萬塊錢。

馬〔十分爲難〕五十萬塊錢，我哪兒來這末多錢？

蘭那，我怎麼好去找她呢？人家是汽車進出，看戲，跳舞……

馬〔爲難〕這末着吧，我先給你十萬，這還得我去想法子——不過你下半月的月錢可沒有了。

蘭那怎末行？這是額外。

馬啊呀，連你也要我的附加稅？〔忍痛〕好吧，就只一次，你上樓去等着我。〔惠蘭真地上樓



去了，馬偷偷地去廚內拿出那隻箱子，可是惠蘭卻在樓梯口，探頭偷看了一眼，當他正要拿錢時，有人敲門，他慌忙又藏好。誰？

〔他去開門，進來一個政府官員模樣的人物，挾着一個大皮包。〕

來人 幹嗎把門關上？

馬 貨賣完了。

來人 胡說！〔指着架上貨〕這是什麼？

馬 〔陪笑〕留下的幾匹，明天賣。

來人 要賣黑市是不是？

馬 〔驚恐〕不，不。

來人 那你幹嗎不開門？

馬 我們的貨實在太少，賣完了就要關店。

來人 關店？你們呈請了批准沒有？

馬 這個，這個——

來人 拿公事來。

馬 公事？

來人 沒有公事，你可以隨便關店？

馬 我們賣的錢不夠開銷，我們要緊縮……我們關店……

來人 〔說來頭頭是道〕你關了店，叫那些店員怎麼辦？他們失了業，就要爲非作歹，你這不是故意搗亂社會秩序嗎？

馬 先生，我，我們那兒敢？

來人 豈有此理，罰款！

馬 〔懼極〕我，先生，您，您明白，我沒有錢。

來人 沒有錢？哼！你知道不知道關店是犯法的？

馬 〔瞠目搖頭〕……

來人 叫你們老闆來。

馬 我們老闆，我們老闆——

來人 跟你講不清楚，老闆呢？

馬 我，我，就是……

來人 好，你就是老闆，那我問你，這些布匹登了記沒有？

馬 這點兒布，數目很少——

來人 再少些也是國家的，你知道不知道？政府要收買。

馬 先生，那爲什麼？這都是我的血汗買來的。

來人 「其勢兇兇」胡說，你們是要囤積居奇，壟斷物價！你當我們不知道？「掏出一張」派司」似的東西，在他面前搖幌了一下」哼哼！這個罪可不輕。

馬 「哭喪着臉」……可是先生——

來人 我問你，這批貨色什麼地方買來的？「馬嚇得啞口無言」帳本呢？「馬拿了帳本給他看，他胡亂地翻了一下」上面怎麼沒有？你說老實話，快說，我們是局裏派來的。我們有這個責任，穩定物價，消滅黑市，禁止走私，你這貨色哪兒來的？說！

馬 我們是——人家賣給我們的。

來人 發票呢？

馬 ……「搖頭。」

來人 沒有，是不是？「馬嚇得發抖」哼！有人密告，說你們這兒囤積大批私貨。

馬 「求饒」先生，我們沒有！

來人 沒有？「蹙笑」哈哈……

馬 「急了，摸出兩萬塊錢」我請您喝茶好不好？先生。

來人 〔看也不看〕你想買通我？混帳！告訴你，好幾個弟兄在外面等着，你想拿兩萬塊錢來收買我。〔把錢擲在地上。〕

馬 〔大恐〕啊！〔連忙檢起〕先生，幫幫忙！

來人 你侮辱我，侮辱我們公務人員，我們羅君強羅市長最恨貪污，日本人都佩服他！

馬 是的，是的，先生！

來人 跟我走！

馬 先生，你饒饒我——

來人 少廢話，走！

〔正在難解難分，門口走進一個人來和解。〕

另一來人 怎末啦？

來人 豈有此理，他想買通我！〔對馬〕你不走？好！〔跑去要打電話。〕

馬 〔急了〕先生，先生，您做做好事。〔來不及地阻止。〕

另一來人 〔做和事老，一派流氓口吻〕大家自己人，有話好說。〔對來人〕電話也不用打了。

馬 〔喘息未定〕謝謝，謝謝！

來人 照章沒收。你要說話，局裏去！

另一來人〔做好地〕還是罰款吧，看在他初次。

馬〔不知如何是好〕我認罰，先生！〔忍痛〕要多少？

來人 這要看你的貨色。

馬〔出了一身汗〕二，二十萬好不好？

來人〔冷笑〕笑話，又不是我們自己要，這有什麼討價還價的。〔對人〕咱們走，讓他們來沒收他的貨色。

馬〔急〕我出五十萬！

另一來人 這個人好不漂亮！

馬〔猥瑣〕究竟要多少？……

另一來人 你這些貨色總該值這末——四五千萬吧，照一成算！

馬〔大驚〕四五百萬？

來人〔斬釘截鐵〕兩百萬，不能再少。

馬〔痛心之極〕兩百萬，兩百萬……

來人 怎麼樣？你嫌多？回頭沒收了你的，你就嫌少了。〔對人〕這個老頭兒說不通。〔拉他〕走！

馬〔到底屈服了〕我給，我給，……可是我實在拿不出這許多。

來人 貨色抵。

馬 不，不，我有！〔他忍痛拿出那包一直藏着的鈔票，點了半天給他們。〕

來人 討厭，全是小票子，〔頗爲夠交情地〕這是遇着我們，老頭兒！下次當心點。

〔他們揚長而去。〕

馬 〔呆了半晌〕……這是真的？……調查……沒收？

〔惠蘭上。〕

蘭 你在這兒幹什麼？爸爸，錢呢？

馬 錢？兩百萬丟了！

蘭 〔大驚〕丟了兩百萬？哪裏丟的？

馬 他們搶去的。

蘭 什麼？強盜！啊呀！〔作怕狀。〕

馬 不是強盜；是局裏派來檢查的。

蘭 瞎說，爸爸，現在就是日本人也不搶人家東西，我在舞場裏碰見過他們，他們對我很客氣，

還行禮呢。你一定是嚇昏了。

馬 他們說得清清楚楚的，不拿錢，就沒收。

蘭 「自以為是」哪有這樣的事！你問了他們沒有？他們有公事嗎？

馬 「搖頭。」

蘭 你被人家騙了，快去追！

馬 「忽然，驚醒似地」啊，他們一定是騙子該死！〔拿起一把尺去追〕抓強盜啊！抓強盜啊！

〔跑了出去〕抓強盜啊！

蘭 「要加勸阻」爸爸，〔馬已跑出，埋怨地〕這一跑，又不知道什麼時候回來。〔只好坐下，

百無聊賴地搔首弄姿。〕

〔稍停，一個著軍服的青年推開店門進來，他是從南京來的一個武職小公務員，到上海來想碰碰運氣。他喜歡誇張，擺架子，其實是一個空無所有的人物，他叫馬仲達，穿了一身借來的官階甚高的軍裝。〕

達 「看了看四周，覺得有點不對。」噢！

蘭 找誰啊？

達 「頗有禮貌」這兒是不是一個姓項的開的店，小姐？

蘭 出盤了。

達 那末姓項的他們現在搬到哪兒去住了呢？

蘭 後面，你找他有什麼事？

達 我找一個姓費的。

蘭 是費正行嗎？

達 是的，小姐。

蘭 〔向後叫〕正行，有人找你。〔後面有人應了一聲。〕

達 謝謝你，小姐。〔行禮，蘭見他如此客氣，甚為滿意。〕

〔項先生走了出來。〕

項 誰呀？

達 您是——

項 〔見軍裝大恐〕你找誰？

達 我找一位項楚文，項先生。

項 不敢，在下就是，可是我並不認識閣下。

達 〔笑〕對不起，我是來找費正行的，項老伯。

項 哦，……我知道了，正行跟我說過，他有個朋友，今天要打南京來。



達 是的，是的，老伯，我就是他說的那個朋友。

項 他出去了，你請——〔作邀入內狀，可是不大殷勤。〕

蘭 〔慷慨〕項老伯，您就在這兒坐坐好了，好在沒有人。

項 謝謝，蘭小姐，〔對達歉意地〕裏面太窄，你請坐。〔他們坐下。〕

〔沈默，達挺直地坐着。〕

項 尊姓？

達 馬。

項 哦，馬先生，馬先生現在在什麼機關公幹？

達 〔含混其詞〕好幾個地方，不過，也說不上什麼。

項 客氣，客氣！

達 〔擡高身價〕有人介紹我到市政府，可是我覺得待遇太壞了，做個局長也拿不上幾百萬塊錢。

蘭 〔蘭見他口氣大，加以注意〕唉，現在公務員的生活也實在太苦了。

項 是的。

達 又有人要我到商統會當——〔見蘭傾慕狀，不覺誇大〕當祕書，收入也許好點，可是我不喜歡這種職業，因為，因為——〔他一時找不出理由。〕

項 馬先生一向在軍界服務？

達 「只好承認」對了，「信口開河」軍隊生活太苦了，調防，出勤什麼的，實在麻煩，我們司令長官又時時刻刻找着我，所以，所以，我要休息，我想改行，做做生意。「他們凝視傾聽。」

蘭 「插入，好像商場老手」像馬先生這樣一定是一本萬利，老門檻了。

達 「得意」給這位小姐這末一說，我的勇氣增加了何止百倍，我決定棄政從商，我決定不再在軍政界混了。

蘭 不，不，官還是可以做的，這個並不衝突。

達 對了，我在部裏的時候，好幾個同事打公司，比別人更方便，更賺錢，這位小姐的話一點兒不錯。「走向蘭。」

蘭 「作姿態給他欣賞。」

達 一點兒不錯，對極了。

蘭 「轉頭忽然在鏡裏看見自己的化妝不夠，連忙」你請坐一會兒。「達注視着她，立正，如受軍事訓練，蘭在門口轉身對他笑時，發現費正行打外面進來。」

蘭 有人找你，正行。

費 誰呀？

蘭 啫，這位馬先生。〔費一時認不出〕你來！〔向他低語〕回頭「派對」，你帶他一齊去。

〔費點頭，蘭下。〕

〔費走向達，達起立行軍禮。他看清了。〕

費 啊呀，我簡直不認識你了，怎末，你什麼時候幹起軍隊來了，什麼階級？〔看他勳章〕少將？

〔羨慕之至。〕

項 〔起立〕對不起。〔向費招手，費走近他，他低聲〕錢借到沒有？〔費搖頭，他指達。〕可要住在這兒？

費 〔向達〕仲達，你是不是在上海有幾天就攔？

達 我打算長住。

費 可惜我們地方小。

達 沒有關係，我就愛小地方，大家談話便當。〔費對項作眼色。〕

項 你們坐一會兒。〔下〕

達 〔忽然跳起來，好像解放似地，解開領口，脫下軍裝，取下武裝帶〕啊呀，軍隊可不是人幹的，幾乎要了我的命。

費 怎末了，你還不習慣。

達 你以爲我當真做了軍官？哈哈，這身軍裝是我借來的——穿了坐火車可以免票。

費 〔笑〕你這傢伙，還是從前那樣。

達 我不是跟你在信上寫得明明白白的：我要到上海來找事，幾十萬塊錢一個月的公務員實在幹不下去了，我弄到好幾封介紹信，什麼市政府，稅警團，商統會，報館，文化機關，真是應有盡有，美不勝收，可有一樣，全是空頭，也許可以弄到個把書記的位置，可是這有什麼用？我全不放在心上，我現在只想發財，發財。所以我要改行做生意，至於普通職業，我已經太多了。

費 太多了？

達 剛纔跟你這位遠房表親談得頭頭是道，什麼祕書，參謀長，我都做到了，後來再給那位小姐一問，我連自己也相信真地幹過。〔兩人大笑〕那位小姐叫什麼？你們倆不壞吧？

費 說不上。

達 那是你不肯說，哈哈……你現在幹什麼？

費 比你階級高，部長，物質交換部部长，天天替人家賣出買進，哈哈……

〔馬老闆垂頭喪氣地跑進來，見他們在笑，正好洩怒於他們。〕

馬 你們在這兒幹什麼？〔對費〕我跟你表叔說過，店堂裏常少東西。

費 〔拉了仲達〕咱們裏面去。

達 衣服，〔費拿起衣服，馬見軍裝手槍大為驚訝。〕

馬 這是——

費 〔不理，在門口故意丟下一張鈔票〕噢，這兒有張鈔票。

馬 〔緊張〕哪兒？〔去找。〕

費 〔拾起〕是我丟了的。〔急下。〕

馬 〔恨恨地〕混帳東西，小鬼，連你都欺負我，好，哪一天我要是得了勢，我有了錢……〔想起錢，又心痛起來〕啊呀，兩百萬，兩百萬，你們這幫混帳，王八蛋。

〔他正在對着門外痛罵時，保長陳偉民來了，陳偉民是個上海的地棍，他不但做保長，也做生意；不但做生意，也做一點頗為活動的事。他到這兒來是有恃無恐，甚至可以說是不可一世的。〕

陳 馬老闆，你罵人？

馬 〔尷尬，連忙陪笑〕陳保長，您請坐。

陳 〔用馬兒山〕你打算什麼時候搬啊？

馬〔失措〕陳，陳保長，我，我，你——

陳不是我要你們的房子，是我們主任。

馬〔到底不得不說〕不過，這房子是項先生讓給我的。

陳這怎末可以，他是房客。

馬我化了錢的，陳保長。

陳〔故意大驚小怪地威嚇〕怎末，他敢頂房子，馬老闆，這可要吃官司的！

馬我實在不知道，可是我的錢——

陳你跟他算帳去好了，他要是不肯還你，我們主任自然有辦法，……噫，你還可以跟他算拆息，賺一筆回來。

馬可是我搬到哪裏去住呢？

陳隨你，上海房子有的是……我也可以幫你介紹。不過，話可說在頭裏，馬老闆，我們主任太這兩天就要到了，到那時候你要是不出清房子……我就要幫你忙也沒有辦法了，對不對？

馬〔只好答應〕對，對，對。

陳這就好了，我一點不難為你，雖然大房東託了我，可是你白住了房子。

馬〔啼笑皆非〕是房子便宜了我。

陳 就這末說定了，我不逼你，後天交房子。  
後天？

陳 瞧，我就不講明天……夠交情吧？……再見，再見……〔走了兩步又折回〕對了，還有——你們協昌攤到一百萬。

馬 什麼？不是前兩天已經——

陳 那是保甲捐，這是防空費，回頭我派人來拿，上面派下來的，誰也逃不掉。〔下，馬益發不知如何是好了。〕

馬 房子，錢，錢，房子……〔電話鈴響，走去聽，頗爲氣惱〕喂，你是誰？呀……〔忽然變爲客氣〕哦，哦，丁慕老，對不起，對不起……那筆款子，一定要請你幫幫忙，寬幾天，利息照付……一定要？〔大恐〕今天？呀？……你馬上到這兒來？〔恐慌之至〕不，不，你放心，我拿貨色抵給你就是，什麼，要現款？……現在市價只有一百，還要跌？不見得吧？當面講？可是我請你——〔那邊把電話掛了。〕

馬 〔頹然〕完了，我完了，今兒誰都來逼我，〔悲哀地〕你們要我死，我就死吧！〔真地找了一把刀子要自殺，可是刀子剛碰到脖子，他覺得痛；於是又找了一根粗繩，結好圈套，要上吊，可是又覺得繩子可惜〕這末粗，怪可惜的，放着吧。〔他又換了一根細繩〕這根細的

好，（可是，他剛一弔上，繩子便斷了，跌倒在地上，呻吟不止。忽然看見地上一張一百塊錢的鈔票，如獲至寶）「正行到底沒有檢去，一百塊。」（惠蘭走了出來。）

蘭 爸爸，什麼一百塊？……哦，鈔票，這有什麼用？

馬 一千一萬全是一百塊聚起來的，小姐。

蘭 那個人追着了沒有？

馬 （搖頭）「追捕好心叫我不要追，他說：『追着了沒有你的好處。』」

蘭 那他們是真的？

馬 誰知道呢？總是個什麼官兒吧？唉！惠蘭，我們可完了，陳保長剛纔催我們搬房子，那個要來住的也是個官兒。

蘭 好呀，搬一間像樣點的屋子，有間大客廳好招待客人，開「派對」。

馬 （語塞，痛心疾首，忽然）「惠蘭，你知道安眠藥什麼價錢？」

蘭 一萬塊錢一片。

馬 這末貴，要是便宜點，我一定買它一瓶。

蘭 您要麼？爸爸，我有。

馬 拿來，拿來。



蘭 可是你得給還我錢。

馬 好，算是我欠你的。（她去拿安眠藥）這個鬼丫頭，她想敲我的竹槓。（他翻行情表）十二萬五，哼！我知道行情的。

〔惠蘭拿了安眠藥上。〕

馬 吃幾片就可以睡着？

蘭 一片就行。

馬 哦，你放在這兒吧。

蘭 您要幹什麼？

馬 我要做西藥生意，賺它一筆錢，就像做夢一樣。

蘭 爸爸，要是賺錢，別忘了給我「康蜜心」，是我介紹的。

馬 〔狠狠地〕好吧，你上樓去吧！

蘭 不，〔看錶〕時候到了，噢？〔向內看，作找人狀。〕

馬 又是去跳舞，化錢！

蘭 〔一面看錶〕外行，女人跳舞化什麼錢。你只要做出一個滿不在乎的樣子。爸爸，你就不懂得上海的派頭。

馬 派頭？派頭是化錢，不是賺錢，去吧，可不要跟正行去，這傢伙又窮又沒出息。

蘭 錢呢？

馬 〔着急〕你先去，回來給你。

蘭 〔撒嬌地〕可不能賴呀，拆息兩毛，我跟人借也要一毛八。〔搖搖擺擺地走了。〕

馬 〔看着她的背影歎了一口氣〕唉！〔環視一週，大為悲哀，當他看到架上貨色時，深為愛惜地用報紙來遮住，一面傷心地〕我要有好久不能揮灰了。〔遮好，下了決心〕死，死了乾淨。

〔他拿起安眠藥，吃一片，說一句價錢〕一萬〔又吃〕兩萬〔又吃〕三萬〔又吃〕四萬！啊，夠了，夠了，已經化了四萬塊錢了。〔於是他躺在椅上，做等死狀，半晌，全無睡意，他不耐煩起來〕怎末，〔又拿起藥瓶來看〕怎末？冒牌。〔又睡〕混蛋，偷工減料，藥房裏賺錢賺昏了……賺昏了……賺……〔他慢慢睡去〕

〔稍停，費正行走下樓來。〕

費 〔低叫〕惠蘭！惠蘭！〔忽然發現馬老閩在睡覺，大吃一驚，連忙收口〕馬老閩，你累了？

〔可是沒有答應，覺得有些奇怪，跑去細看，發覺有點異樣〕馬老閩，馬老閩，〔推推他，見他不動，再看桌子上的安眠藥瓶，大驚。〕啊呀！〔惠蘭從門口探首，她等費正行。等得正不耐煩。〕

蘭 還不快來，什麼事大驚小怪的，  
費 快來，快，惠蘭，你父親服毒了。

蘭 「若無其事」哦，服毒了！「她並不去看她父親，卻在屋中四處亂找」我記得他把錢藏在什麼地方。他究竟留下什麼給我啊？他，好像有張遺囑。

費 「着急」惠蘭，惠蘭，快去叫醫生！

蘭 急什麼？

費 「見她不動」我去！

蘭 「找着遺囑」在這兒了！「看，一邊唸」「棺木不要講究」，好，「不要做佛事」，好，「只要一個和尚就可以」，好，「貨色全部還債，如有不足，生財做抵」什麼？他一個錢也沒有留下？「一把算盤是我心愛之物——」把算盤給我做紀念，我要這算盤做什麼？「她頓足大哭起來，傷心之至。」

〔陳保長推門進。〕

陳 怎末回事？你爸爸呢？

蘭 他自殺了。

陳 「大驚」自殺？剛纔還是好好的。

蘭 就因爲你們逼他要房子，要錢。

陳 〔連忙推脫〕房子是我們主任要的，不關我事，說到錢，也不過是捐款，我們也沒有要他一定捐，這原是隨緣樂助的，就是不捐也沒有什麼要緊。

〔忽然馬老闆爬了起來。〕

馬 真地不捐了，陳保長？

〔他們大吃一驚。〕

陳 你？

馬 〔驚喜萬分〕那一百萬你不要了？

蘭 剛纔陳保長親口說的。

馬 那我不自殺了，我本來就捨不得這升店，這些貨色。

〔費匆匆上。〕

費 〔看見馬已復活〕怎末了，馬老闆？你沒有死？

馬 胡說，誰說我死了？

費 你不是吃了安眠藥？

馬 是的。

費 吃了多少。

馬 五片。

費 「不解」五片不死，怪事！

馬 你口口聲聲咒我死，是不是計算我的財產？告訴你，我就是再吃十片安眠藥片也不許慮蘭跟你結婚，不信，我再吃給你看。「又要吃，惠蘭搶下。」

蘭 爸爸，您以爲我真給您安眠藥片吃？

馬 難道是假的？

蘭 只有一片是真的，其餘的都是小蘇打。

馬 「得意」到底是我的女兒，她不讓我死，她愛我。

蘭 「也得意」安眠藥片太貴，我要多賺您點，爸爸。「她笑，大家也只好笑。」

陳 「大怒」原來你們是串好騙人的，豈有此理，你們蔑視國家法令！我馬上叫憲兵來把你們帶走。你們馬上給我搬，馬上搬！「大家呆住，馬仲達聞聲下樓，他的一身軍裝使得陳保長不免有所敬畏。」

達 什麼事？

蘭 馬先生，他要我們搬房子。

達 〔對陳〕你是什麼人？

陳 這兒的保長，房東代表。

達 〔威嚴地〕房東自己爲什麼不來？

馬 他在重慶。

達 〔對陳〕好呀！你私通重慶，強占民房。

陳 這是我們主任來要房子。

達 主任？什麼主任？你叫他來見我！〔大爲生氣的樣子〕我倒要去問問市長，他管不管事。

陳 〔嚇住了〕您是——

達 〔理直氣壯〕南京來的，〔益發耀武揚威〕日本人見了我也沒有話說。

陳 不過，這個房子要收回——

達 去告訴你們上司，就說房子我住了。你還有什麼話說？

陳 沒有什麼。

達 那幹嗎還不走？去！

陳 是，是。〔鼠竄下，大家鬆了一口氣。〕

達 上海這個地方實在看不慣，要是在南京，我馬上把他關起來。

馬蘭

〔同聲〕是的。

達 他敢欺負人，太可恨了，我生平最愛打抱不平，地方上的流氓地棍遇到我，可沒有他們的好處。要是他們敢強，我就幹了他。

蘭 〔欽佩之至〕爸爸，你聽見沒有？

達 有一次，我看見一個日本兵打中國老百姓，我就過去問他，我說：你們不是中國的友邦，你們不是要中日親善嗎？他沒有話說，只好乖乖地跟我陪禮。哈哈，你們也太怕事了，這種東西，個把小保長。

馬 馬先生，您不知道，上海就是這樣子，越有本事欺負人，他就越是大亨！

達 這是你們老百姓，要是碰着我，可不饒他。

馬 他們怎末敢碰您，您是官！

達 做官有什麼稀罕？如果你有個什麼親戚本家。

馬 可是我沒有。

達 自然會有的，只要你去鑽，這個年頭兒，官越大越好做。

馬 〔不信〕有這種事？

達 這有什麼難，比方說，你們要在什麼部裏局裏當個委員專負什麼的，我馬上給你們做到。

馬 「大喜」真的？

達 還有什麼假？

馬 我們也不想做什麼大官，不過圖個方便，可以廉價收買，大批國貨；做了官就可以公開賣黑市，跟日本人打交道。

蘭 汽車他們坐，洋房他們住，跳舞也是他們起勁。

費 市場他們操縱。

馬 米糧他們擡價。

達 商人呢？

馬 他們也都做了官了。

費 這就是官民合作，官商一體。

達 那末，好，我們來！

費 辦一個公司，你們倆合作。

達 經營棉花，棉布，呢絨，西藥，五金，糖果，餅乾，什麼都好，只要賺錢。

馬 你做總經理。



達 領配給，打派司。

費 他做經理有經驗。

馬 「對費」你是祕書，哦，不，祕書讓你表叔幹，你做總務主任。

蘭 這個公司派頭越大越好，我做起小姐來纔威風，爸爸，是嗎？

達 馬上籌備。

費 開辦費，馬老闆先墊出來。

馬 我？——「略一遲疑，隨即泰然」好，好的。

「丁慕蓀上，一個商人，來要錢的，其勢兇兇。」

丁 馬二，「馬想逃，丁緊緊追」錢！「馬縮成一團，達不解。」

達 「挺身而出耀武揚威」喂，你來幹什麼的？想敲竹槓嗎？「丁呆住」我告訴你，現在他是我們公司經理，馬上就放專員了。

大家 「驚訝」專員？

達 是的，商總會專員，委任狀馬上就下來。

丁 「頓改來勢，對馬」恭喜，恭喜，怎末我事先一點兒也不知道。

達 「演說似的」我們這是個官商合辦的公司，裏面的職員都有官階。

丁〔羨慕之至，嘖嘖地〕我也行嗎？

費 你投不投資？

丁 只怕你們不收。

費 收，收，多多益善。

丁 那我，〔對馬〕那筆錢就算做公司的股款，好不好？

馬 〔正中下懷〕謝謝，謝謝。

丁 今兒碰到這位——

費 〔介紹〕馬委員。

丁 馬委員，今兒碰到您，真太，太，太榮幸。

〔達傲然。〕

蘭 爸爸，你不打算謝謝馬先生？

馬 謝謝。

蘭 請馬先生便飯呀，吃過飯就去看戲，跳舞。

達 對了，跳舞。

馬 〔附和〕跳舞，再好也沒有了。

無獨有偶

蘭 爸爸，今天你也去。

馬 〔欣然〕我，一定去！

蘭 〔對衆人〕走啦，哪家館子？〔轉向達〕您愛吃什麼菜啊。馬委員！

達 隨便，真是不敢當，不敢當得很。

馬 您別客氣，我們，我們就到對過小店裏吃，吃節約客飯去吧。〔蘭白他一眼〕再叫幾樣小菜，丁慕老，你也去。

費 〔拉達低語〕成，有你的。

達 你也不壞。

〔馬走去，在廚裏拿出一大紙包。〕

蘭 這是什麼？

馬 鈔票。

蘭 〔低聲自語〕奇怪！怎末剛纔我沒有找到？

馬 〔聽見了〕給你找到了，那還行？

達 您太客氣了，這末多。

馬 〔得意〕全是一百塊的新鈔票，我一直捨不得用。〔對達〕請！〔又對丁〕慕老，請！

丁 你請。

〔達大踏步走到門口，忽然，馬大叫。〕

馬 慢走，慢走！

蘭 又是什麼事，爸爸？

馬 還是我去叫菜回來。

蘭 爲什麼？

馬 省得付小帳呀！〔不等回答，向外走去。〕

達 〔叫〕喂！

馬 馬委員有什麼吩咐？

達 我是說——啊呀，我還沒有請教尊姓。

馬 敝姓馬。

達 馬？〔觸機〕哈哈，怎末樣？剛纔你還說沒有親戚本家，現在這兒就有兩個姓馬的。

馬 〔大喜〕對了，馬委員，咱們，咱們。哈哈……

〔大家笑，馬老闆拿了一包鈔票得意地下場。〕

## 第二幕

還是馬老闆的那間店堂，可是打通了後間，經過粉刷油漆，再分做好幾間，儼然是一個寫字間了。舞臺上佈置的是經理室，地方寬敞，左有寫字檯，右有沙發茶几等物，供會客之用。

後面有兩門，一通辦公室，一通外，右又有一門通樓上。

這個屋子有個特別的氣氛，派頭竭力擺足，可是卻顯得空虛而庸俗。

幕開時，費正行正在指揮男僕整飾房間。男僕根發是鄉下來的，自然笨手笨腳，可是身穿制服，猶如僕歐，他對一切都不免好奇。女僕則在擦窗。

費 怎麼搞的，根發！

僕 〔誠惶誠恐〕什麼，主任？

費 〔指沙發〕誰把它搬過了？

僕 這個……這個……我把它放放正。

費 鄉下人真沒有辦法，來，來，來，〔他們把沙發擺斜〕還有那些鏡框呢？快點掛起來啊。

僕 是！〔欲出〕

無 獨 有 偶

費 到哪裏去？

僕 找梯子去。

費 〔點頭〕唔！〔揮手，僕下，轉身對女僕〕擦好了到外面去擦。  
女 是。

〔費抽煙。馬仲達上，他換了一套漂亮的西服。〕

達 佈置得怎樣了？老費！

費 差不多了，你到哪兒去的？

達 〔看四週〕很好，很好，〔坐下〕八點鐘來……那個——

費 〔用手示意，要他別講，對女僕〕你到那邊去擦吧！〔女僕下〕十一點鐘，我還要去接他。

達 我不用去吧！

費 你是委員，自然可以呆在家裏，這是你派我去的。

達 〔點頭會意〕唔，對了，我派你去的。

費 等一會兒小張來了，你可得當心！

達 怎麼還是小張？

費 不是小張是誰？

達 剛纔馬老闆說是張祕書。

費 可不是張祕書！

達 小張什麼時候做的祕書？

費 是我讓他做的。

達 你？

費 是呀，上次我們到商統會去，你瞧他那樣兒比祕書還威風，回來的時候馬老闆跟我說：小張簡直可以當處長，既然馬老闆這麼說，我們讓他升官有什麼要緊。

達 可是小張怎麼行，他不過是個收發。

費 管他收發不收發，他總是會裏的人，你能說他是假的？哈哈。

達 真不愧老做交易所的——買空賣空。

費 這都是託你的福，「馬委員」！

達 可是馬老闆要催起「派司」來呢？

費 總有辦法！

達 配給要是弄不到，馬老闆就不會再拿出錢來。

費 那你跟他再弄兩個名義好了，讓他升官，越大越好。也別忘了丁慕潔他們。

達 不，多了就不靈，他們要是看出官都是假的，那可糟了。

費 現在的官誰又不是「假」的？

達 馬老闆可認真，要不是我們帶他去找小張，他還得每天逼着我們要去辦公呢！

費 就是真的官，有幾個好好辦公的……真是鄉下佬。

達 你別瞧他鄉下佬，處世可精明，他讓我做總經理，可是銀錢出入，不經過我的手，全是他自己管，這樣下去我可要辭職不幹了——「呵欠」現在我身上連一萬塊錢也沒有。

費 那筆交際費呢！

達 昨兒一夜全光了。

費 你又去賭場了？

達 唔。

費 賭有什麼意思，跳舞實惠得多。

達 你有惠蘭陪着呀！

費 「慷慨地」讓給你好了，只要你願意。

達 豈敢，豈敢。

費 這有什麼，惠蘭對你很有好感，馬老闆也有那個意思，我看得出來，前天看電影，你記得不



記得？你放開手做好了，不必顧忌。

可是你呢？

費 我是學法律的，我注重的是事實。

達 ……老實說，我對惠蘭沒有好感。

費 你只要想到她是老闆的女兒，就自然有好感了。〔笑。〕

達 〔搖頭〕我怕她。

費 你怕她？拿出勇氣來，你是軍人呀！

達 我寧願愛一個文靜點的女孩子。

費 〔笑〕哼，我知道了，你看上了紀小姐？

達 哪有的事，〔向外張了一下〕噢！紀小姐怎麼到現在還沒來辦公？

費 〔故意作厲聲〕豈有此理，纔來了幾天就遲到，叫她明兒不用來了。

達 〔連忙爲他辯解〕不，不，說不定趕不上電車，家裏有什麼事。

費 〔點穿〕你看你，還說跟她沒有什麼。

達 人家一個女孩子，好容易找到一個職業，又是靠真本事考進來的。

費 還不是因爲她長得漂亮，〔向通外室的門口張了一下〕她來了。

達 我想把她調到經理室來。

費 是不是好讓你們進攻。

達 你們？

費 馬老闆老婆不在這兒——這會兒你又讓他做了專員。他早說過，他要一個又賢慧，又走得出去的大太。

達 那跟紀小姐什麼關係？

費 你沒有看見他那分殷勤招呼的勁兒，除了他的上司，我就從來沒有見他在別人身上化過一個子兒，可是他請紀小姐吃過一碗陽春麵，這碗陽春麵可了不起啊！

達 虧你形容得——馬老闆呢？

費 一早出去拜客去了，他恨不得寫個專員牌子掛在額子上，好讓所有的親戚本家知道他已做了官，可是他哪兒知道那個官——

達 偽中還有偽，真中沒有真〔大笑〕哈哈……

費 輕點，輕點，別讓惠蘭聽見了。

〔項楚文上。〕

項 〔向費〕正行，剛纔有人送了好幾張寫字檯來。

費 在哪兒？

項 讓我回了。

達 什麼，這是我們的辦公桌子。

項 我們沒有這末多人辦公呀！

達 你怎麼知道沒有這末多人辦公？豈有此理，快把他追回來。

項 可是外面有人等着要錢。

達 什麼人要錢？

項 一個西裝店老闆。

達 〔驚呆〕叫他走，叫他走……我們這兒誰欠他錢？

項 說的是呀，我跟他說了：我們這兒沒有這種人，可是他不信，我說：要不，你見見我們經理也好。

達 不見，不見，就說經理不在——我是總經理，總經理也不在。

項 是！〔只好下〕

費 〔在旁冷眼〕怎麼了，你的西裝錢還沒有付清？

達 混帳東西，他敢追到這兒來！

費 仲達，做生意要有本錢，說謊話要有底子，這種地方你該弄清楚。

達 都是你這位寶貝表叔，惹是招非。要他多嘴，什麼見不見經理。（央求）正行，幫幫忙，去一趟。

（費要下，項上。）

達 怎麼了？

項 他走了，「達喘了一口氣」可是他說，等一會再來，非要見到經理不可。

達 「躊躇」豈有此理，「突然想起」我去把他抓起來；他敢來大豐公司敲詐。（急急下。）

項 「對費」究竟怎麼回事？

費 大概是弄錯了。

項 「搖頭」不會的，那個人講得很清楚——「用長輩的口吻教訓他」正行，你知道馬仲達究竟是幹什麼的？——他不像個正派人，他不像什麼委員。（頭搖不止。）

費 現在做大事的人都是這樣。

項 不，他說他是南京來的，認識這個，認識那個，我看全靠不住，這個什麼大豐公司，開辦到現在，從來沒有做過一筆生意，開銷這末大，遲早要關門。

費 哪裏會，你不懂，現在做生意，要講噱頭。

項 馬老闆是個規矩人，我不能知而不講。受人之託，忠人之事。〔要走。〕  
費 你要幹什麼？

項 我要把那點股子提出來，馬老闆到哪兒去了？

費 不知道。〔看錶〕我可要出去了。

項 哪兒去？

費 接張祕書。

項 張祕書？

費 〔故意〕仲達的朋友，專誠來見他的。

項 〔訝然〕這末說，仲達真是一個有地位的人了。

費 誰說不是的？他直接跟日本軍部有關係。他是南京派來的，他不是個普通的官。

項 〔高興起來〕真的？啊呀，真是「有眼不識泰山」，險些做了錯事，我就希望認識幾個真正的官，我的年紀還不算大，運氣好，弄個小差事幹幹，將來也好有個銜頭，正行，你是我的姪兒，你不會見怪吧！〔盯着他〕你要跟我在馬委員面前美言幾句纔對呀！

費 好的，好的！你沒有事了吧！

項 沒有了。不過——

〔他本來還要說什麼，被費揮手打發走了。〕

〔根發肩了一個扶梯上。〕

費 怎末拿到現在？

僕 主任，您不知道上海這鬼地方，連把梯子也沒有。

費 〔指點〕快掛上，不早了。

僕 是。

〔內女僕叫：根發，根發，根發。〕

僕 什麼事？

女聲 你來呀！

僕 我忙着。

女 〔在門口出現〕小姐請費先生上去。

僕 你不會自己說。

女 老爺吩咐過，到這兒來隨便什麼事，要我先跟你說，你再跟費先生講，這是規矩。

僕 什麼規矩！

女 不知道，〔大聲〕你到底說不說？

費 好了，好了，我上去就是。

「費下，僕掛起鏡框，掛得完全對稱，也掛錯了。——突然一個女人跑了進來，她神色有點慌張，這就是大豐公司的女書記，一個美麗的女人，並無脂粉痕跡，身穿藍布衣衫，但頭髮是燙過的。指甲上有蔻丹，這說明了她的身份——她本來是個舞女，因為要學好，考進「大豐」來當書記，因為她竭力要表示她是個正派人，所以不苟言笑，然而不免做得過分。」

僕 紀小姐，您來了。

〔她見屋內沒有人，喘了一口氣。〕

紀 根發，你——你去看——

僕 看什麼？

紀 外面有個人，他在不在？

僕 人，什麼樣的人？馬路上人多着。

紀 〔急了〕一個穿西裝的。

僕 啊呀，紀小姐，上海不比鄉下，個個人穿西裝。

紀 他穿的是花的，結個黑領花——

僕〔不懂〕黑領花。

紀〔急〕千萬別讓他進來。

〔根發正打算走出去，這位穿花西裝，結黑領花的先生進來了。他是個舞場的琴師，俗稱「洋琴鬼」，紀小姐的情人，他坦然進來，好像到了一個老朋友的家裏似的，他叫喬奈。〕

僕〔一見他大為得意〕花西裝黑領花，紀小姐，你說的是不是就是他。

〔紀小姐不答，低頭，喬奈舒舒服服地坐在沙發上；根發殷勤招待，奉茶。〕

喬 曼麗——

紀〔故作不識〕你找誰呀，先生，我不認識你。

喬你不認識我？〔看見僕在旁注視〕哦，唔，Boy，請你買包香煙，「Capstan」。〔給錢，僕唸香煙名下。〕

喬這兒沒有別人了，曼麗！

紀請你離開這兒好不好？

喬你幹嗎生我這末大氣呢？回去吧！

紀我沒有生氣。



喬 那你幹嗎跑出來？

紀 我要重新做個人。

喬 啊呀，別說孩子話了，我陪不是就是了。

紀 我不要你陪不是，我也沒有跟你生氣。

喬 那你究竟是爲什麼呢？

紀 我不跟你說了。我找到了職業。

喬 職業？〔不解〕這兒比得上舞場？

紀 請你不要再提舞場好不好？我一想到做過舞女就難過，現在我有了職業，我再也不要敷衍客人，也不會被人瞧不起了。

喬 你不要把事情看得太簡單，女人做什麼都一樣。

紀 〔怒〕你把女人看得太不值錢了，快走，喬奈，你到你的舞場裏吹你的喇叭去吧！

喬 不錯，我吹喇叭，〔作吹喇叭狀〕可是這有什麼？我吹了，我唱了，我讓人家樂，我活着，你不是不知道，豈麗，〔作親熱狀〕我的小寶貝！

紀 這兒不是舞場，我也不是舞女。

喬 〔忽然〕這兒的經理對你很好吧？

紀 我做事，我拿薪水。

喬 他沒有額外給你點兒什麼？

紀 〔怒〕你說什麼，你這個下流東西！

喬 是的，我下流，我從來沒有把我自己看成一個上等人——不過曼麗，你就是不做舞女，也犯不着不回家，住在王碧華那兒，人家也不方便，她今天還跟我說了。

紀 〔瞪他〕哦，是你，你叫她不讓我住是不是？

喬 上有天，下有地，我可沒有這樣做。

紀 不住她那兒我也有辦法。

喬 回去吧，曼麗！要是你真的不回去，我一個人活着也就太，太沒有意思了，〔低聲下氣〕出去走走好不好？

紀 〔搖頭〕

喬 〔做悲狀〕那我只好走了，〔順手偷了她的皮包〕可是我總是等着你——我隨時會來看你的，大令，我的寶貝，再見，再見！〔揮手，故意將手裏的皮包給她看，急下。〕

紀 啊，我的皮包〔追了出去〕喬奈，喬奈。〔下。〕

〔稍停，達上，穿了一件新的西裝大衣。〕

達 噢，一個人也沒有。（坐下抽煙。）

〔費上。〕

達 〔對費〕小張那兒去過了？

費 〔對達幾乎同時〕你跑到哪兒去的？

達 西裝店。

費 怎麼樣？

達 他們又送了我一件新大衣，嗒。（指身上新衣。）

費 怎末了？

達 我是委員。不由他不奉承。

費 他不要你錢？

達 我答應他多做幾套。

費 行！

達 馬老闆回來了？

費 〔搖頭〕惠蘭在那兒生你的氣呢！

達 我？只怕是因爲你沒有陪她跳舞去吧！

費 一點也不，她說你約了她。

達 我約了她？天！我怎末一點兒也不知道？

費 那大概是她要你約她。

達 幸好我沒有這個意思。

〔惠蘭在門口出現了，她一直走向達，全沒有看到費。〕

蘭 昨兒晚上你到哪兒去了？我一直等着你，仲達。

〔達無可奈何，只好敷衍，費在旁暗笑。〕

達 我沒有約你呀！

蘭 你忘了？那天你說星期三晚上國際飯店有個跳舞會，招待一個什麼日本電影明星。

達 是的，是的。

蘭 各界都參加，你說你要去，我們一齊去，……你不是這樣說的嗎？〔依偎在他身上。〕

〔費作誇張的受不了狀，輕步下。〕

達 〔阻止〕喂喂喂！

〔費已經走了。〕

蘭 你叫誰呀？

達 老費。

蘭 「若無其事」正行嗎，他在這兒？我怎末沒看見？我正要找他跟我一齊上街扯料子。跟他一齊買東西總不會吃虧的。

達 「乘機」我去叫他！

蘭 別去，現在我還不忙，坐下啊。「達只好坐下」你跟我講講，昨兒那個跳舞會怎麼個熱鬧？

達 這個跳舞會嗎？「信口開河」人多極了，碰來碰去的都是人。

蘭 市長太太小姐她們都去了嗎？

達 唔，去了。

蘭 那些局長委員處長家裏人也都去了？

達 都去了。

蘭 「惋惜地」啊呀，沈小姐她們一定也去了，瞧，這種會不去參加，她們會笑話我的，因為我跟她們說過：現在我們大豐公司的總經理是個交際非常廣闊的人。

達 ……哦……哦！

蘭 「難過地」你瞧，明天她們談起來，我有什麼話說呢？我只好推說生病了——多丟臉的事，你沒有跟沈小姐說什麼吧？

達 我……我……好像沒有？

蘭 怎末，你不認識她？她就是沈委員的女兒，上海沒有人不認識她，她的爸爸到哪兒都帶着她。一開跳舞會誰都搶着跟她跳。

達 哦哦……

蘭 你跟她跳過幾次呀？

達 一次——〔蘭皺眉〕兩次——三次——我記不清了。

蘭 你說她漂亮吧？

達 唔。

蘭 可是她總是說我比她——還漂亮，你說呢？

達 ……比她，唔，是——比她漂亮。

蘭 〔作嬌態〕不來了，你笑我。

達 我是說的眞話。〔起立要走。〕

蘭 別走，別走，我們的話還沒有說完哪！哦，對了，我有樣東西給你看看。

達 什麼？

蘭 昨兒晚上睡不着，我寫了一封長信——我去拿來給你看看——別怕，爸爸不敢罵你的。〔下。〕

達 一封信，一封長信，「掏口袋，要抽煙，香煙盒裏沒煙。」噤時，不如送我一包香煙抽實

惠。「向辦公室走去。」

〔根發拿煙上。〕

僕 〔看見穿花大衣背影的仲達以為是喬奈〕香煙。

達 〔大喜〕來得正好。

僕 〔得意，只看他衣，不看他臉。〕花西裝黑領花，一點不錯。

達 〔拿了香煙和錢〕怎麼會錯？〔下。〕

僕 〔略有疑惑〕咦，好像不像。〔搖頭，爬上扶梯，繼續掛圖。喃喃〕像，不像……

〔惠蘭進來見仲達不在，驚異。〕

蘭 到哪兒去了？

僕 你是找——專員？

蘭 〔不解〕專員？

僕 是啊！專員，前兩天二爺要我叫他經理，現在他，又要我叫做「專員」。

蘭 〔恍然〕哦，我是問的馬委員。

僕 總經理嗎？我剛纔看見他，好像又不是他。

蘭 你眼花了？

僕 上海人個個穿西裝。

蘭 他出去了？

僕 〔肯定〕唔，他一定出去了。

蘭 他沒有告訴你到哪兒去？

僕 沒有！

蘭 〔氣〕他跑了，豈有此理，〔把信扯掉，忽然又惋惜地檢起來〕也許他就要回來的。〔她百無聊賴拿起筆來在桌上胡畫〕他一定就要回來的，就要回來的……

〔外面馬聲。〕

馬聲 喂，公事辦好了沒有？

蘭 我父親回來了。

僕 〔走下扶梯〕唉！

蘭 你幹嗎歎氣？

僕 我是悶得慌。

蘭 不舒服嗎？



僕 〔搖頭〕

那爲什麼？

僕 承二爺的好意把我叫到上海來，也想趁此開開眼，從前二爺在鄉下把我當親兄弟看待，可是現在成天忙，吃飯也沒空，做什麼也不如他的意。

蘭 〔笑〕那是因爲他做了官。

僕 蘭小姐，官，我也看過幾個，就是前清道臺撫臺也讓人喊冤啊！可是二爺他就不容你說話。你不知道現在的官兒比從前厲害，他要是讓你說話，他就沒得說的了。

〔根發搖頭無語，蘭看手錶，不耐煩地起立躺到沙發上翻看畫報，正當根發要拿梯子出外時，外面馬老闆叫根發。〕

馬聲 根發，根發，混帳東西，哪兒去了？

〔說着說着走了進來。〕

〔馬老闆跟上一幕有一個顯著的不同，他是個官而商的人了，雖然這是假的。首先他有「氣勢」，看來自然不免可笑，他換了中山裝和皮鞋，也拿起「文明杖」來，這幾乎不用學習，他有了一付官派。〕

〔根發連忙迎了上去，爲他脫大衣，取帽子手杖。〕

馬 我還以為你到哪兒去了，「根發無語，馬擡頭看見梯子，大發雷霆」怎末梯子擱在這兒？根發，你怎麼搞的？快拿出去。

僕 是！

馬 紀小姐還沒有來？

僕 來過了。

馬 哪兒去了？

僕 不知道。

馬 笨蛋！「轉身看見桌上東西動過了，大怒」誰把這桌上東西弄得亂七八糟的？

僕 這是——「惠蘭示意他不要說，直到現在，馬老闆還沒有看見惠蘭。」

馬 啊……「見他不答，破口大罵」你是死人啊？這間屋子都看不好，你還能做事嗎？「直指其面，好像是官老爺教訓老百姓」你們這幫人真沒辦法，真……天生的下流胚。「幸好電話鈴響了，他到辦公桌上聽電話」喂喂……大豐公司……你是找馬經理嗎？哦，你找馬專員，等一等。「故意換了一隻手聽電話」誰呀？唔唔我就是……慕慕……你的事我跟馬委員提了好幾次，他實在太忙……委任狀大概這幾天就可以下來了，你放心……至於那幾位，我也談了，大概也不成問題……不過，馬委員的意思……那就好了，什麼……吃飯？我實在沒空，

我剛應酬回來，改天再說吧？唔，唔，唔，（得意地掛上電話，忽然看：桌上一張東西，剛平的氣又火冒出來）根發，根發，（這時根發早已拿了梯子出去了）這是誰弄的？（唸桌上字）「專員大人，勿忘生活費」這是什麼意思？（又看）啊，這是畫的什麼？混帳，混帳，誰搞的？根發，根發！（惠蘭在旁忍不住笑。）

蘭（起立）是我，爸爸。

馬（見是惠蘭啼笑皆非，但仍然沒有忘了擺架子）豈有此理，你這孩子……這是畫的什麼？

蘭（拿了紙打開給他看）看哪，（原來紙上畫的正是馬老闆的漫畫像，下題「馬專員新姿」，弄得馬老闆哭笑不得，她大笑）像不像？爸爸，你說嚟！

馬你真……胡鬧，去吧，去吧！

蘭不，我不要去，您整天不讓我下樓來，把人悶死了。

馬你要知道，現在這兒是大豐公司的寫字間——又是專員公署，不能夠跟從前相比。

蘭媽的信你看沒有了？（馬找信）她又來信催了，她叫你寄錢回去。（拿信給他看。）

馬寄錢，我還要她想法把鄉下收得的租匯到上海來。你知道我們這公司化了多少錢？……資本都是別人的。（低聲）我自己的早就沒有了，你可不能說出去啊。也叫時來運來，碰到這位馬仲達馬委員，他跟官方有關，我是經商有素，這就是所謂官商合辦。官商合辦的事，沒有

不賺錢的。〔得意非凡〕哈哈！你回封信給你媽，就說我已經知道了，等等我寄筆大錢給她。〔把我出的信還她。〕

蘭 〔看上面字〕這是什麼？〔唸〕「礙難照准」！

馬 這是批，你懂嗎？做官就這點威風，你愛說什麼就說什麼。〔搖頭擺尾，對惠蘭儘笑，忽然靈機一動〕哦！惠蘭，我想起來了。

蘭 什麼？

馬 〔好像有點難於啓齒〕你說——馬委員馬先生，就是馬總經理這個人怎末樣？

蘭 你是問的馬仲達啊？

馬 你說說看。

蘭 你說呢？

馬 不要緊的，別怕難爲情，這是對你爸爸。

蘭 我不知道。〔作羞怯狀。〕

馬 〔催促〕試試看。

蘭 〔忽然〕他，他很好。

馬 〔大喜〕你也這麼覺得？

蘭 是的，他再好也沒有了。

馬 〔點頭稱是〕好，有限力，不愧是我女兒，他年青有為，前途未可限量，這種人實在是不易多得。他人品，學問，家世，……沒有一樣不好，我很……〔斟酌半天，到底說出〕我很愛這個年青人，他對我很好。惠蘭，你，你以為——〔好像不便出口〕他對你——怎麼樣？

蘭 他對我好極了。

馬 〔出乎意外〕真的？

蘭 前天晚上，他約我去看電影，他拉着我的手，跟我說——〔好像羞怯似的。〕

馬 說什麼？

蘭 他，他半晌沒有說出話來。

馬 哦……哦！

蘭 剛纔他還跟我說了。他說，我長得很漂亮。

馬 那很好啊！還有呢？

蘭 還有，他，他——

馬 不要緊，快說！

蘭 我上樓去拿信，後來，後來你就回來了。

馬〔錯會了意〕哦哦哦，我真是個老糊塗，下一次你事先告訴我，我可以在外多呆一會兒啊，嘻嘻……

〔外面有腳步聲，他跑出去張望一下。〕

馬他來了，他問起我來，就說我——「不知去向」好了。〔他匆匆由另一門下，達上。〕

〔惠蘭搔頭弄姿，故意藏在一邊，可是馬仲達並沒有留意到，甚至她走出來，他也沒有看見，蘭故作矜持狀，現在只好咳嗽，藉以引起他的注意。〕

達〔看見了，淡然。〕哦，馬小姐。〔又低下頭寫什麼忙於公事的樣子。〕

〔蘭見他不理又咳。〕

達怎麼你不舒服……你要保重點兒啊！

蘭〔喜極〕謝謝你——剛纔你到哪兒去了？

達我也有點不舒服。

蘭〔關心地〕怎麼？什麼毛病？

達〔只好偽裝〕一點咳嗽。〔咳。〕

蘭真的？〔也咳。〕

〔兩人對咳。〕

蘭 〔停止咳嗽〕其實我一點也沒有咳嗽的意思。

達 〔喘過氣來〕那就好了！

蘭 我是覺得這屋子悶得慌，如果出去走走，比方兆豐公園啦，百樂門啦，那就不同了。  
達 是呀，我也這麼想，不過現在——〔掏口袋好像尋找什麼〕我還是寧願坐在家裏。

蘭 你一定要辦公嗎？

達 很難說。

蘭 要不，就是等人了。

達 也可以這麼說。

蘭 那是誰呀？

達 我也不知道。

蘭 你，你，……〔傷心地〕不說我也知道了。〔她拿出香煙來抽。〕

達 噢，馬小姐怎麼你抽起煙來了？

蘭 這有什麼奇怪的……小說書上說得好：「當你痛苦的時候，香煙是你最好的伴侶！」

達 這麼說，馬小姐這會兒是很痛苦了。

蘭 〔傷心狀〕唉！

達 爲什麼？

蘭 「提起話頭」我老是忘記不了前天看的那個電影，……那個結尾太慘了。

達 那是戲，馬小姐。

蘭 幹嗎要這麼慘呢？

達 因爲「想了一下，信口開河」書上說：「珠淚滾滾」，眼淚好比珍珠，流得越多，老闆就越賺錢，可惜現在珍珠不能賣黑市，它比不上金子，所以現在流行的戲都是逼人笑的。

蘭 那是怎麼說？

達 馬小姐，你忘了，古人說：「千金難買一笑」，現在戲票又調整了一次，化這末萬金笑笑也太貴。

蘭 你真會說笑話，馬先生。

達 這都是我從書上讀來的，「越扯越起勁」我最喜歡讀書了，將來戰事平定之後，我打算到美國去留學。

蘭 「羨慕之至」那太好了，你可以看到好來塢最新的出品，不像現在，簡直看不到一張好片子，比方我們那天看的，除了那個愛情場面，一點沒有味兒，你說對嗎？

達 讓我想想看。



那個男明星做得真好，你記不記得他講了一些什麼話？

達 好像是這麼的，他說：「如果你不愛我，那就是你曾經想過愛我，只因為時間過得太快，我沒有來得及追上去，現在，我要告訴你，我快發瘋了。」

蘭 「讚許」不錯，一點兒不錯，你完全可以演戲。

達 「深為得意」後來他又說：「興起，邊說邊做起來」……你叫我怎麼辦呢？我是一個卑微不足道的人，我沒錢沒勢，我有的只有真誠，你答應我嗎？」

蘭 「感動得下淚」我，我答應你，仲達。」

達 「趁勢擁抱」惠蘭！

「他們在沙發上接吻。」

「費正行上，見狀，又退出。」

「敲門，他們分開，起立。」

達 進來！

「走進項楚文。」

達 哦，項先生，有什麼事？

項 信。「送上，盯着他的臉看，原來臉上有口紅，當達一擡頭時，他連忙注視牆上。」

〔達不知道，以為他真的在看牆上的標語。〕

達

〔解釋〕哦，這是新生活標語：「禮，義，廉，恥。」一個人必需要講禮，義，廉，恥；禮就是禮貌，義就是義氣，廉就是廉潔，恥就是——〔惠蘭幾次向他示意，他不知，向惠蘭擺出架子〕馬小姐，專員等會兒纔來，您請先進去吧！

〔惠蘭沒辦法，只好下場。〕

達

〔繼續解釋〕恥，就是無恥——無恥的恥，〔項點頭唯唯〕你不懂是不是？〔拿了一張標語給他〕拿張外面貼着，慢慢兒想去，〔項拿了下〕哦，你叫費主任來。

項 是！〔下。〕

〔費上。〕

費

哈哈，我剛纔推門進來，正趕上你跟惠蘭兩個人——那個……

達 怎麼？

費 瞧，你臉上還帶了贓！

達 什麼？〔對牆上鏡子瞧着〕糟糕。〔連忙揩拭。〕

費 怎末？

達 怪不得你這位寶貝表叔盯着我的臉看。這傢伙，鬼鬼祟祟地，專門打聽人家隱私。

費〔故意〕也許他做你的情報，你也太不當心？

達這是惠蘭，她要我講什麼電影。

費〔不免有點酸溜溜地〕你們在這裏演電影？

達瞧，你不說過讓給我？放心，她是你的。

費〔似開玩笑非開玩笑〕可惜我只是一個主任。

達你要做經理嗎？便當，便當。

費不，副理也夠了，或者是襄理。

達好吧，副理就副理，可是沒有錢，什麼理也沒人理。

費不，什麼理都有理。〔二人大笑。〕

〔馬老闆上，見費作不高興狀。〕

馬〔咳嗽〕費主任，我記得跟你說過，沒有公事，不讓人進來。

費〔作恭敬狀〕是啊，專員，我就是爲了有要緊的事。

馬〔對達〕哦，馬委員——

達〔連忙改正〕不，總經理。

馬〔甚爲恭敬〕總經理，剛纔什麼事這麼好笑？

達 這個麼——〔轉向費〕什麼事這麼好笑？

費 〔圓通之至〕剛纔跟馬總理談起，有個營業計劃，可以發大財。

馬 哦。

費 升大官。

馬 〔大感興趣〕真的？快說，快說，費主任你說。

費 〔故意不講〕——等一會兒張秘書來。

馬 唔！

〔項上。〕

項 經理！

〔馬達二人齊應。〕

馬 〔坐下，擺出架子〕你來幹什麼？

項 我有事。

馬 有事找主任去，一點兒程序都不懂！

項 可是主任——在這兒。

達 這兒沒有主任呀！

項 那就沒有主任了。

馬 混帳東西，主任會沒有？〔向費〕費主任！

達 我已經請他做副理了。

馬 那末襄理呢？〔項搖頭〕協理呢？〔項又搖頭，馬大怒〕就你一個人？

項 是的，除了考進來的紀小姐，還有半個。

達 半個？

項 根發兼的。

達 胡說，我們有二三十個職員。

項 他們都沒來。

馬 爲什麼不來？混帳，儘是些誰？

項 〔一口氣〕董事長，總經理，經理，副理，協理，襄理，業務主任，總務主任，事務主任，會計主任，交際主任。——就是這些，馬經理。

〔二人齊應。〕

馬 你不好分清楚，我是經理，馬委員是總經理，你到現在還不明白？真笨，費主任，哦，費副理，請你去查查。

費是！〔下。〕

馬 這個項楚文真沒用！

達 我看，還是把他去了的好。

馬 唔，你想他說的什麼話，好像我們公司裏真沒有錢似的。

達 是呀，馬專員，我們究竟還有多少流動金？

馬 〔遮掩〕這個很難說，不過要是配給領到了，打下派司來，那我們的分公司，喝，可以再開兩個，總經理！〔試探地〕派司究竟什麼時候發下來？

達 快了，快了，等一會兒張祕書來，催他一下。〔疲倦，呵欠，躺在椅上，腳擱在寫字檯上抖動，閉目養神。〕

馬 那好極了。〔也學他的樣子，將腳擱在桌子上抖動。〕

〔他抽煙，他也抽煙。〕

馬 今天紀小姐沒來……

達 是呀！紀小姐沒來……

〔有人敲門，他們吃驚，以為是張祕書，忙去迎接，進來的卻是紀小姐。〕

〔二人失笑，可是紀小姐卻窘住了。〕

紀 經理！

〔兩人搶着答應。〕

紀 我想告半天假，可以嗎？

達 可以，可憐。

馬 紀小姐家裏有事，只管回去好了。

紀 謝謝經理。〔要下。〕

馬 紀小姐！

紀 〔畢恭畢敬〕經理！

馬 〔想了半天，想不出〕……啊……嗯……

紀 您有什麼吩咐？

達 我有，我有。

紀 是，總經理。

達 我有一篇帳，零用帳，你跟我算算，是不是只剩一萬五千八？

紀 是。〔拿帳。〕

達 〔指旁〕你就在這兒算好了。

紀 外面有算盤，總經理。〔要下。〕

馬 紀小姐。〔好容易想起。〕

紀 經理。

馬 我的一封信？

紀 寫好了，我馬上拿來。〔轉身。〕

馬 不急，不急，你——慢慢兒寫好了。

紀 沒有別的事了？

〔二人對看。〕

〔紀下，他們失望狀，歎氣。〕

達 〔大聲〕馬老闆，你怎麼不把鄉下的太太接來？

馬 不行啊，她上不得世面，她不比我女兒。

達 她太上世面了。〔呵欠，閉目。〕

馬 你說她太上世面？對了，她能幹，她會交際，馬委員馬總經理，你看她怎麼樣？

〔達不答。〕

〔丁慕蓀上。〕



丁〔異常謙恭〕馬委員，〔達迷迷糊糊地〕「嗯」了一聲〔馬專員沒有出去？〕〔拉他到一邊〕  
怎麼樣，事情進行得——

馬 差不多了。

丁 只要委任狀弄到手，他們下鄉就有辦法！

馬 可是款子預備了沒有？

丁 〔點頭。〕

馬 多少？

丁 〔以手作勢〕這個數目。

馬 〔搖頭。〕

丁 我加就是。

馬 不過我這方面——

丁 有數，有數。

達 〔睜眼〕你們在那兒說什麼？

馬 〔拉了丁一把。〕

丁 我那兩個親戚，請馬委員栽培。

達 哦，哦。

馬 慕蓀，馬委員要息一會兒，樓上坐。

〔馬拉了丁進屋密談去了。〕

〔達睡着，打鼾，費匆忙進來。〕

費 祕書來了，祕書來了，〔他見達睡着了，大叫〕喂，喂！張祕書來了！

達 〔驚醒〕呀，祕書來了，〔以爲真的祕書來了，誠惶誠恐，睡眼惺忪，肅立〕張祕書，〔在費正行的背後出現了這位祕書大人，年紀並不大，派頭十足，如果以他的演技來說，未免有點過火。〕

費 請！

達 〔清醒了〕哦，小張，你來了。

張 你這傢伙！

達 我可比你大，你得跟我客氣點，哈哈……

〔二人笑。〕

費 噓〔指內〕請坐！

〔張坐下，根發奉茶。〕

費 去請馬專員，就說張秘書來了。

僕 是！〔下。〕

張 〔露出本相，完全抖亂作風，東張西望〕喂，你們這地方不壞啊！一個月可以落多少？

費 輕點，輕點！

張 〔輕聲〕馬老頭沒有拆穿吧？

達 要你幫忙啊！

張 一句閒話，〔把不慣穿的衣領拉拉好〕討厭，討厭！

達 〔聽見門響〕他來了，回頭他問起派司什麼來你看我的手勢。

張 好吧。

〔馬上，恭敬之至，對張一鞠躬。〕

馬 張秘書！

張 請坐。〔達坐。〕

馬 不敢，〔侍立一旁〕倒茶，〔僕奉煙，沈默〕今天張秘書駕到，我們沒有能來迎接——

張 好說，好說，這是我們的責任，實在是事情太忙，我早就要來拜望馬委員了，馬委員您好！

達 〔擺架子〕謝謝。

張 大家都是自己人，不過我們見面的機會太少罷了，馬專員。

馬 不敢，以後還要請祕書多多栽培。

張 不敢，不敢。

馬 〔稍停〕張祕書，我們的派司不知道什麼時候可以領到？

張 這個末——〔大打官腔〕大概不會太遲吧，不過也不會太近。

達 請你快點辦，張祕書！

張 委員吩咐了，一定遵照，不過——

費 不過張祕書說——

張 唔，我說——說什麼？

費 要想多領配給，最好是開廠！

馬 達 〔同聲〕開廠？

張 開廠。

馬 現在多少廠家都要停了。

張 那是因爲他們不會開。

馬 我們更是外行了。張祕書！

費 馬專員，你錯了，只要一個場地，隨便找幾個辦事員就行，米煤都可以申請配給，連原料都有辦法，這全要看張祕書肯不肯幫忙。

張 自己人，腳碰腳，沒有什麼說的。

馬 「盤算」只要一個場地，隨便找幾個辦事員，什麼都配給，哦哦……

達 「對張」小張，你可不能吹牛啊！

費 「瞪他」總經理。

達 哦哦，你看，我們真太熟了，張祕書。

馬 不過辦廠領執照恐怕很難。

張 你是說登記？不用擔心，馬老闆，「拍胸」有我小張。「完全英雄本色，忘了費在旁。」  
馬 那就好了。我們一定依照張祕書的指示。不過，張祕書，我們開什麼廠呢？

費 糖果，麵包，五金，鋼鐵，棉紗，織布，隨你的便。

達 哪一樣有利息，就開哪一樣。

張 你們可以增資。

費 擴大招股。

張 對極了，發股票，上市場。

費 對極了，〔對達〕馬委員，馬總經理，你們看怎麼樣？

達 行！

馬 就這麼辦。

〔張起立。〕

馬 怎麼，張祕書，您要走了？

費 在這兒用飯吧？

張 不，〔忙碌狀〕我還要趕去開會，連開五個會。再見！再見！

達 再見！

〔馬費相送下，達送至門口即回。〕

達 虧他想出這麼個好辦法。

〔馬上。〕

馬 〔得意〕辦廠，辦廠！

達 是的，辦廠！

馬 要了慕蓀去多拉點份子。〔下。〕

〔忽然門開，根發阻止不及，洋服店老闆衝了進來，一把抓住馬仲達。〕  
到底給我抓到了。

達 〔先是畏怯，繼而泰然〕你要幹什麼？明天我給你錢就是。

洋 你好厲害，趁我不在，又把大衣騙來了，這一下你可逃不掉了。〔一把抓着他不放。〕

達 我本來就沒有逃。

洋 拿錢來。

達 這兒是什麼地方？

洋 什麼地方？你當我怕你，你的西裝錢沒有付清，你的軍裝是跟人借的，你的大衣是騙來的。

達 輕點，輕點。

洋 見你媽的鬼，沒有錢把衣服還我！〔不容分辯把他衣服剝下，達內無襯衣，赤身露體，窘

極。〕

〔內丁聲。〕

丁聲 好好，就這麼辦。

〔達聞聲連忙躲入沙發後，丁與馬上。〕

馬 〔對洋服店老闆〕喂，你是幹什麼的？偷衣服？

〔正在洋服店老闆要說話時，達連忙從沙發後跑出，他們見他赤身露體，大驚。〕

達 〔擺出生氣的樣子〕告訴你試樣子到你們店裏去，你一定要送來，真討厭，真正討厭！〔隨

手拿起丁放在沙發上的大衣要穿。〕

丁 〔他也正要穿大衣〕馬委員您穿錯了。

達 晤！〔只好去拿西裝店包袱裏的現成西裝。〕

洋 〔阻止〕喂！

達 不要緊，你也把我看得太難說話了，這一套不改也行。

〔洋服店老闆搶，不讓他穿。〕

達 你何必這麼認真呢？〔低聲〕我給你錢就是。〔稍停，他轉回丁〕你的款子帶來沒有？馬上

繳尚以減半。半。

丁 好，我馬上開支票。

洋 支票不要。

達 〔對丁〕要現鈔。

丁 這就難了。

馬 我有，我有，〔對丁〕不過那一半？



丁 送給你，爽氣吧？

馬 好，〔拿出一袋現款來，達拿了交給洋。〕

達 喏，這兒二百萬。〔教訓他〕拿去，下次不要弄到這樣，一定要人借錢給你。

洋 〔不理，只顧點鈔票。〕盡是小票。

達 小票子值錢，成本大，這個你就不懂了。

馬 我還捨不得給你呢，全是新的。

〔洋拿了鈔票下。〕

洋 〔在門口〕明天來算帳。〔下。〕

達 〔生氣〕老主僱，這點兒通融，又有什麼？〔搖頭〕你瞧這個人真不會說話，就好像我欠他似的。

丁 是的，〔起立告訴〕馬委員，一切拜託了。

達 好說，好說。

〔丁下，馬送至門口，紀小姐上。〕

紀 總經理，你的零用帳算好了，的確只該剩一萬五千八。

達 謝謝。

紀 總經理，我有一件事要跟您講。

〔馬連忙走來。〕

馬 什麼事呀？紀小姐。

紀 我家裏地方窄，想住到公司裏來，不知道——

馬 這個——有辦法，有辦法。

達 我們公司就要擴大組織，蓋廠房。

馬 你暫時就跟我們惠蘭住在一起好了。

紀 恐怕不便吧？經理。

達 如果你願意，我們那間也可以讓出來。

馬 叫項楚文搬出去。

達 你只管搬來好了。

紀 謝謝兩位經理。〔要下。〕

馬 你不坐坐嗎？

紀 不！〔下。〕

〔他們一直看着她下，達隨下，馬也要下。可是女僕進來叫住了他。〕

女 老爺。

馬 〔大怒〕你跑來幹什麼！

女 小姐叫我來的。

馬 混帳東西，還不快走。

女 小姐叫我馬上來。

馬 出去，出去，你叫根發進來通報。

女 小姐她們等着見您。

馬 〔甚爲威嚴〕教不好的下等人！去，你不去？破壞秩序，咆哮公堂。〔按鈴大叫〕根發，根發！

〔根發上。〕

僕 專員！

馬 你怎麼一點不管事，讓阿金衝進來。

僕 她要進來，我又有什麼辦法？

馬 有什麼辦法？你這是說的什麼話？你當的什麼差？什麼東西？你給我滾！

僕 好極了，二爺，我早就要跟你說，我要回鄉下去了。

馬 你說什麼？

僕 這兒的事我幹不了，我要走啦！

馬 哦，說走就走？這麼便當！

僕 二爺，你本來答應我的，幫一個月忙，撐撐場面，現在我決定不幹了。

馬 好。

僕 你另外找人吧！〔要下。〕

馬 喂，別忙，別忙！

僕 啊？

馬 你走可以，可是你得遞個呈子。

僕 〔莫明其妙〕呈子！

馬 唔，〔完全官腔〕遞個呈子，申說理由，然後決定去留。

僕 ……

馬 你要詳加申述，馬上去寫，寫好了交給項科長，然後交給主任，再交給協理，轉給副理，然後再由副理交給我。

僕 〔嚇得咋舌〕啊呀，我的媽！

馬 怎麼？去吧！

〔僕走了兩步又回來，對他發楞。〕

馬 怎麼？

僕 我只好不走了。

馬 不行。

僕 〔不懂〕不行？

馬 你不走，也得寫個呈子！

僕 這個——

馬 什麼事都得合乎手續，這樣我們中國纔有辦法。

僕 二爺，你這是折磨我們。

馬 胡說，我是看得起你纔要你這麼做，你們這種人真是不識擡舉，去，去寫去，馬上去寫！

〔正在根發不知所措時，惠蘭上。〕

蘭 爸爸，你怎麼不來？媽打鄉下來了。

馬 唔，〔對僕〕根發，馬上進去傳話，叫太太到這兒來見我。〔官派地坐下。〕

## 第三幕

### 第一場

還是那間辦公室，業務大為開展，大家顯得十分忙碌。紀小姐搬到經理室來辦公了，幕開時她正在肥帳，馬仲達在送客，馬伯潤則在聽電話。

達 不送，不送。

馬 〔打電話〕唔，唔，唔……要登記？是的，……派到多少？這實在很難說……

〔達走到紀小姐旁邊，看她做事，馬注視。〕

馬 唔，唔，唔，……〔連忙掛了電話〕

達 又是要派貨的？討厭。

馬 總得應酬，既然開了廠。

達 我們「華達」訂的一批貨可以對付嗎？

馬 夠了吧，費廠長經手的。

達 我們生意越做越大了，哈哈……

馬 可是越大就越虧本。

達 好在我們發了股票，股票上有賺頭。

馬 這就是上海。

達 全部噱頭。可是陸會長他的生意做得更好，一張派司，差不多拿走了我們一半的股票。

馬 〔胸有成竹地〕股票有什麼，又不是現鈔。

達 馬老闆，我真佩服你算盤精明。

馬 說到打算盤嗎？〔打算盤〕照市價，這筆股票是——〔算。〕

達 〔從旁觀看〕啊呀，好大的數目，〔數〕個，十，百，千，萬，十萬，百萬，千萬……

馬 我們的財產比它要大四倍。〔對紀〕紀小姐，你算算。

紀 是，經理。

馬 〔對紀〕這末打。〔殷勤地教她。〕

〔二人都希望對方走開，好讓自己跟紀小姐在一起。〕

達 馬老闆，市場你不去嗎？

馬 費廠長在那兒。〔對紀〕你們學堂出身的，注重筆算，可是珠算比筆算好！

達 馬老闆，馬經理，「故意」我們來談談今後營業的計劃，好不好？「要引他走開。」

馬 我記得你對這最不感興趣——我想，馬委員，你還是去催一催會裏的派司。

達 「搖頭」到時候他會送來的，「堅持」不，我們來談。

馬 「無可奈何地回到原來桌旁坐下」好吧，馬委員！

達 我的意思——「惠蘭上。」

紀 「紀小姐起身」惠小姐。早！

蘭 「愛理不理」唔，「轉對仲達笑，仲達也只好笑，她再向馬」爸爸，你有沒有告訴仲達？

馬 什麼？

蘭 媽咪昨兒晚上說的——

馬 哦，「大喜」對了，對了，我內人要見見你。

達 我？

馬 是的！

蘭 進去啊！仲達。

馬 對了，請上樓，我內人一定要跟你談談，請！「推他，他把他們推下，自己卻留下了。」

蘭 「在樓梯口」爸爸，你也來呀！



馬 有你媽就行了，我要到市場上去。（作拿帽子狀，取笑地）惠蘭，你不要太性急了。

蘭 討厭的爸爸！（他們下。）

馬 〔放下帽子，打起精神，走到紀小姐身旁〕你看，你還是拿筆算的，多少？〔紀給他看，他點頭〕對，對，一點不錯，你很能幹，紀小姐，你還是住在老地方嗎？

紀 是的。

馬 真對不起，到現在還沒有把地方給你騰出來，這個項楚文說走說走，還賴在這兒……不巧得很，我內人又來了……全是想不到的事。不過，紀小姐，我一定給你想辦法——現在是借用別人的廠，等到我們有自己的廠地，我就要蓋宿舍——其實過幾天，我內人也就要回去了。

〔慨歎〕鄉下女人沒有辦法。

紀 馬太太很能幹。

馬 〔長歎〕能幹有什麼用？她只給我找來麻煩。

紀 她對您很好，經理。

馬 那是從前，〔搖頭〕現在我應酬多，她簡直走不出去，你說怎麼行？

紀 裝扮一下，她比誰都好。

馬 不，不，唉！——〔盯着她看。〕

紀 您該上市場去了——經理。

馬 不忙，紀小姐，你給我想想，我的處境——〔正要說下去，電話響了。〕

紀 電話！

馬 不忙，不忙！你講講看，紀小姐——

紀 電話！

馬 討厭！〔去接電話〕誰？〔驚〕什麼？市場上有謠言？……跌得很厲害……他們說我們買空賣空，這消息誰放出去的？……好好，我就來，〔掛了電話〕糟糕，紀小姐——你瞧，做生意的人就沒有一點時間是自己的，我的話還沒有說完——

紀 您請去吧！

馬 一會兒見！一會兒再談。〔下。〕

〔紀規規矩矩做事，達上。〕

達 誰來的電話？

紀 好像是費廠長。

達 哦！〔全不關心。〕

紀 事情好像很要緊。

達 讓他們要緊去吧，我可要靜一會兒。（坐下，忽然）紀小姐，你說好笑不好笑？

紀 什麼事好笑，總經理？

達 剛纔馬小姐請我上去，馬太太問了我許多不相干的話。

紀 哦。

達 莫明其妙，我最不喜歡一個女人自說自話，人家還以為我跟馬小姐很要好呢，其實天曉得，紀小姐，你一定看得出來吧？（紀不答）紀小姐，怎末你總好像不大高興似的，你從來不愛講話，（紀只看他一眼，不表示意見）其實，我們是同事，同事就有談話的義務，要不然，這個辦公室，一坐半天，誰受得了？你受得了嗎？（紀不答）你千萬別把我當做什麼總經理，心裏存着敬畏，其實我老實同你講，我對於做生意，越來越不起勁，我是個——軍人出身，我覺得做生意跟打仗一樣，想盡辦法計算別人……紀小姐你寫得怎麼樣？（紀在抄寫）休息一會兒吧，幹嗎老是不停地做事呢？……我最反對一個人做工，尤其是女人，做工就是說她沒本事舒舒服服地活着。紀小姐，你說呢？你是怎末到這兒來的？啊？

紀 我——考進來的。

達 那我知道，我是問你為什麼要到這兒來呢？為什麼？

紀 找職業。

達 你瞧，這多辛苦，從早到晚沒有空，你也不想休息一會兒……我真不懂，紀小姐，我說，你

還是別幹了……我的意思是——你可以去找一個比較輕便的事，或者乾脆就不做事，我的意思，以你這種品貌——（走到她面前，攆手劃腳。）

紀 （非常正經）馬經理，你請有事！

達 不，不，我沒有事。我問你，紀小姐，每天這末辛苦，你不覺得累嗎？

紀 不。

達 一點兒也不累嗎？

紀 我是累慣了的，經理。

達 你是不該累的，天下最不公平的事，就是有才能的人還要做事，你的月薪多少？紀小姐？

紀 經理知道。

達 八十萬嗎？

紀 （點頭。）

達 簡直不像話，坐坐電車只怕就去了一半，誰定的？……這太不對了……（想起）哦，我想起來了，你如果定得特別多，別人要說話……紀小姐，這真是抱歉，世界上最不好的事就是不自量力，要平等。比方項楚文，他能跟你比嗎？可是他老是埋怨，說是你一來就跟他薪水一

樣，這種人……有什麼用？一個廢物……你看，我這個總經理是講道理的吧……是不是？

紀 是的。

達 最近我們營業大有發展，我要跟馬經理商量一下，調整薪水……紀小姐，你家裏有負擔嗎？

紀 唔。

達 父親？母親？……還有……你還沒有結婚吧？要是結了婚，那孩子一來就夠麻煩了，一個人

還是不結婚的好，除非她遇見了一個旗鼓相當的好對手，紀小姐，你對婚姻的見解怎麼樣？是不是跟我一樣？哈哈……我覺得紀小姐，你一定同意的……紀小姐，你講講看。（紀不能忍耐）也許你覺得這會兒不合適，對了，你下了班之後幹什麼？一直回去，不找點兒消遣？

紀 不。

達 你不愛看看電影，或者跳跳舞？

紀 不。

達 從前我愛看戲，現在我就喜歡跳舞——跳舞的確有意思，你一跳起舞來，就會忘了一切，紀小姐，哪天你高興，我請客。

紀 謝謝。

達 不要緊的，你不會跳，我教你。

紀 不，我不喜歡跳舞。

達 那是因爲你沒跳過，你真不像一個上海小姐。你是剛打鄉下出來的嗎？也不像……真怪……  
紀小姐……我一直要問你——〔盯着她的臉看，她窘極〕你覺得我這個人怎末樣？〔惠蘭進來，嘴裏唱着，見狀大怒。〕

蘭 嚇，嚇！

達 〔吃了一驚〕你！

蘭 你說你很忙，下來辦公事的！

達 〔連忙作忙態〕是的，是的，賣出，買進，看漲，看落，……事情多着，尤其是這個帳目，  
這個帳目——〔在桌上指手劃腳，亂翻一頓，全弄錯了。〕

蘭 〔冷冷地〕帳目寫在紀小姐臉上。

達 這個實在……

蘭 實在有意思，怪不得要搬進來辦公，青天白日在屋子裏……太不像話，太沒羞恥了！

紀 〔憤怒之極，但竭力壓制，拿了帳簿等匆匆向外走。〕

達 〔急止〕紀小姐，紀小姐，你到哪兒去？

紀 我外面做去。

達 這是你辦公的地方，紀小姐，你應該在這兒辦公。

〔紀小姐只好回來坐下。〕

蘭 〔怒〕好，這兒不是我的辦公地方，我該走。〔頓着腳步走了。〕

達 這算什麼？嚇，紀小姐，別理她。〔男僕上。〕

僕 紀小姐，外面有人找你。

紀 誰？

僕 〔想了一下〕那個花西裝，花——〔以手作勢，怪狀。〕

紀 〔驚〕他？總經理，我出去一下。〔急下。〕

達 〔對僕〕誰？

僕 一個男人，來過的。

達 哦，〔起立要去。〕

〔項楚文進來攔住，僕下。〕

項 總經理！

達 什麼事？

項 請總經理〔結結巴巴〕栽培，提拔。

達 你快說吧。

項 楚文今年年紀也不小了，想請總經理賞個差事。

達 你在這裏不是做得很好嗎？（項不答）你擔任什麼工作？

項 書記，從早到晚。

達 哦！你要是少做一點，就可以升級了。

項 少做——升級？

達 成天地做，你想，這個人有什麼用？公司裏考慮加薪的時候怎末會想到你？

項 楚文現在想換個差事。

達 什麼差事？

項 隨便什麼，（怔忡半天，終於說出）只要是衙門裏的。

達 哦！（不禁失笑）你也想做官？（教訓地）你憑什麼做官？

項 （如對主考）馬總經理，馬委員，楚文這點兒赤膽忠心……楚文不敢不說，（想以老實話做爲進身之階）就楚文所知，本公司前途堪憂，內部空虛，馬經理並沒有什麼錢。

達 （驚）哦，那末那些股款？

項 都是別人那兒拉來的，現在現款週轉不靈，危險很大，這完全是做的買空賣空的生意。



達 〔笑〕買空賣空？

項 是的，總經理，依楚文的愚見，委員還是回到衙門裏幹差事的好，楚文願意追隨左右。

達 可惜——我並不想走。

項 可是，這個生意完全是騙人的，犯法的，總經理，我不得不照實報告。

達 〔觸怒〕項先生，你胡說八道？我們的公司是個最靠得住的公司。

項 〔惶恐之至〕是的。

達 快去！

項 是。〔下〕

達 這個年頭誰都想做官，哈哈！〔紀上，面有憂色〕紀小姐，你回來了，剛纔有人找你，誰呀？

紀 ……

達 有什麼事嗎？

紀 家裏有人生病。〔鼓足勇氣〕我想跟公司預支兩個月薪水，總經理。

達 兩個月？太多了，公司裏恐怕拿不出。

紀 〔失望〕哦！

達 〔連忙安慰〕你要是等着用，我給你另外想法子。

紀 謝謝你，總經理，可是我只要預支薪水。

達 這個——要等經理回來。

紀 哦！〔失望地坐下。〕

達 公司裏有一定的辦法，除非你私人向我借。

紀 不，我沒有那個意思。

達 其實這是一樣的，紀小姐，我自己也要化錢。

紀 〔堅決〕不！

〔馬上。〕

達 怎麼樣？今天漲了多少？

馬 〔垂頭喪氣地〕跌停了板，就我們的股票跌。

達 這是怎麼回事？

馬 市場有謠言，說我們買空賣空。

達 誰說的？

馬 〔搖頭〕不知道。

達 〔一口咬定〕一定是項楚文，剛纔他還跟我這末說來着。

馬〔附和〕一定是他把消息放出去的。

達叫他馬上走！

馬〔老成持重〕不過馬上要他走——〔沈吟〕現在剛是月初，他要是鬧遣散費，那可不合算。

達管他！

馬不，〔轉對紀小姐〕有了，紀小姐，你不是要住的地方嗎？我給你找着了。〔撒鈴，僕

上〕請項先生。〔僕下，項上。〕

項經理叫我？

馬項先生，現在我們公司要擴充，你說過你那間房子太小，我們想請你搬出去。

項搬到哪兒去？

馬隨便哪兒，你可以找一間大一點的房子。

項哪兒去找房子呢？

馬附近房子很多。

項可是……公司方面——

馬公司地方實在不夠用。

項〔悲哀〕那我只有回鄉下去了。

達 對極了，鄉下去，吃得好，睡得好，住得好，最合衛生。

項 可是，我的事情——？

達 你還可以回來的，你剛纔跟我說過，要謀一個衙門裏的差事。

項 〔大喜過望〕真的，那，那，總經理您是答應了？我該怎末報答您呢，我這大年紀，居然還

能有一官半職。〔感激涕零。〕

馬 去吧！

項 是。〔喜極，手舞足蹈下。〕

達 〔伸手，對紀〕我跟你道喜。〔紀呆住。〕

馬 你找到了住的地方。

達 以後我們可以時常見面了。

〔紀不語。〕

達 〔對馬〕哦，馬經理，紀小姐要預支兩個月薪水。

馬 〔爲難〕這個——公司裏正週轉不靈。現在，股票又小。

達 不過，馬經理，你一定要想個法子。說到股票——〔電話鈴響，他去聽電話〕喂，……哦，正行，怎麼樣？……好，你馬上去活動……交際費嗎？開帳好了。我的那些，你看差不多，

馬 就脫手……好，好，好。〔掛下電話，面露喜色。〕  
怎麼說？

達 大有希望！

馬 那就好了。〔去打算盤。〕

〔馬太太在樓上叫。〕

太聲 阿蘭的爹，你回來了沒有？

馬 回來了。

太聲 快上來。

馬 又是什麼事，太太？

太聲 〔怒〕我叫你上來。

馬 〔搖頭無語〕我已經上來了。〔急下。〕

〔達見他下，大喜過望。〕

達 哈哈，走得正好。〔對紀〕紀小姐，你說要兩百萬塊錢用。

紀 是的，我想借兩個月薪水，總經理。

達 你也不用借了，我等一會兒拿給你就是。你沒有聽見嗎？我要費副理把我的股票賣了，

紀 總經理，您還是自己留着。

達 啊呀，你客氣什麼？股票換鈔票，換來換去都是幾張廢紙。

紀 不，謝謝您的好意，我不能用您的錢。

達 這有什麼，紀小姐，你真是個了不起的女子，我見過多少女人，從沒有一個像你這樣讓人敬佩的，你千萬別固執，紀小姐，我的這些錢是來得容易去得快，今兒晚上我請客。就是「麗都」，好不好？

紀 不，謝謝。

達 你要是愛靜，咱們就到公園裏去，那兒人少，我把你要的錢帶了去怎麼樣？

紀 ……

達 就這末說定了，紀小姐，「不容反對」回頭見！

〔紀小姐坐下作考慮狀。〕

〔喬奈推門進來，見只有紀在，大搖大擺坐在寫字檯前椅上，撥鈴，僕上。〕

僕 〔摸頭〕哦，您——您是——

喬 〔揮手，示意，要他叫紀小姐。〕

僕 〔走向紀〕紀小姐，請！

紀 〔以爲是馬，馬上起立〕經理有什麼吩咐？

喬 不敢。

紀 〔擡頭見是喬奈〕你！

喬 〔嘻皮笑臉〕我又來了。

紀 幹什麼？那筆錢，明天我一定還你！

喬 我不是要錢來的，我要看看你。

紀 快去，快去。

喬 爲什麼？〔打開煙盒〕來一根？

紀 〔搖頭。〕

喬 真好，煙也不抽了。

紀 你到底是來幹什麼？

喬 我悶得慌，這幾天我想了又想，我覺得我是對不起你，難怪你離開了我，我實在是個要不得，不長進的人，〔聲淚俱下似地〕我胡鬧，我不該，豈麗，你能原諒我嗎？小林那邊，我永遠不再理她，這原是我的錯。

紀 我不跟你說了，我不是爲了這個。

喬 你要是不回去，我就一輩子等在這兒。

紀 你是逼着我還你錢？

喬 不要那樣說好不好。

紀 你這樣叫人作嘔。

喬 你作嘔，那是你看得起我，可是你恐怕還沒有摸清你現在的境遇。

紀 怎麼？

喬 人家不會把你當作比花瓶更好！

紀 你侮辱我。

喬 不，我一點兒沒有這個意思，你已經來了不少日子了；你覺得怎麼樣？成天工作，一個月拿上幾個錢？——我問你，你一個月進項多少？你以為現在的職業比舞女高，哼！如果你不像舞女那末應酬人，你也做不久的。舞女，花瓶全一樣，不過一個是「任人觀摩」，一個是「少數欣賞」，再來一個「公諸同好」罷了。（紀無語）好比我，吹「素素風」（作吹態）的的打打的打打，無論是自己吹或是舞場裏吹，全一樣，只要自己舒服，管它，就怕老是覺得自己下賤，瞧着自己不順眼，那就一輩子不用想活着。

紀 你好像對於自己再滿意不過了？——一個洋琴鬼。



喬 「一點不生氣」哈哈……洋琴鬼，一點兒不錯，你罵得好，我就怕你不罵。「嘻皮賴臉」你該回心轉意了吧，好不好請你回去呢？我的，親愛的小寶貝！

紀 少肉麻。

喬 多少人在那裏等着你，曼麗。他們崇拜你，要恭敬你，看戲，吃館子，扯料子，坐汽車……

紀 你這個鬼，你想把我拉回去，你說這些過去的事——

喬 一點也沒有過去，只有老太婆纔講過去。

紀 是的，我老了。

喬 不，不，不，絕對不，我知道你，五年前你下海伴舞的那一天，我記得那時候你顯得比現在老得多，可是現在，現在你這末年輕，這末年輕！

紀 豆腐少吃，喬奈。

喬 沒有關係，沒有關係。

紀 你該走了吧？

喬 除非一齊回去。

紀 我還你錢就是。

喬 你有多少？拿這末一兩百萬我看看。

紀 你這個無賴！

喬 我真正地賴在這兒了。

紀 給我們經理看見了，〔唾棄地〕你這派頭！

喬 怎麼樣？我倒要見見他，看他是什麼路。

紀 喬奈，我求你走開好不好？你要的錢，我絕不少你一個子兒。

喬 〔泰然〕急什麼，讓我把煙抽完了。

紀 我可不管你了。〔向門走去。〕

馬 〔手裏拿了一把算盤進來，捨不得的樣子，沒有看見盯着他看的喬奈，只注視到紀小姐〕紀小姐，你有什麼急用嗎？真對不起，你要的錢一時拿不出。不過我一定要幫你忙，我從心底裏要幫你忙，剛纔馬總經理在這兒，我不好馬上答應，我的意思是說——紀小姐，我的意思是說——〔紀小姐窘住，喬奈走了過來。〕

喬 〔接話〕我的意思是紀小姐該讓她走了。

馬 〔驀地發現，不免吃了一驚〕嗯，你怎麼進來的？你是誰？〔走到桌後坐下〕你是來幹什麼的？配貨嗎？外面登記去！〔喬搖頭〕兜生意，開個貨單來……去，去，去，去！

喬〔不理〕怎麼樣，曼麗？

馬〔恍然〕哦，紀小姐，他是來看你的？

紀〔連忙解釋〕他原是要來看經理，可是，可是——

馬〔對喬〕少年小伙子，做生意要誠實，不好買空賣空，快去。

喬好吧，我去，不過我倒是貨真價實，童叟無欺。〔作走狀。〕

馬喂！站住，你究竟是幹什麼的？

喬我嗎？不管你高興不高興，客人們都喜歡我，他們總找着我，我是〔作吹狀〕吹「索索風」的！

馬〔感覺興趣〕哦，哦，在舞場裏嗎？

喬哪兒都一樣，反正是逢拆逢拆那一套，人家歡喜我的喇叭，比我本人好。

馬你是個有趣的人。〔對紀〕紀小姐，今兒晚上我請你去跳舞怎麼樣？我最不喜歡跟舞女跳了。

〔喬看紀一眼，她又羞又惱，一時說不出話。〕

喬好極了；我一定恭候，怎麼樣？紀小姐，回頭見。〔對馬〕回頭見。〔下。〕

馬這個人倒有趣，你怎麼認識他的？〔見紀走〕別走，紀小姐，我的話還沒有說完呢。你要的錢，我一定給你設法，可是你到底答應不答應我呀？回頭我們就在「小舞場」。那兒的茶便

宜……哦，對了，你是不認識舞場的，我們還是在公園裏碰頭的好，我想法讓惠蘭她們出去，然後我們就去跳舞，我跳得還不錯，這是惠蘭教我的，你要我教嗎？唔！遷拆遷拆，〔跳起舞來，紀不耐，下。他發現了，連忙喊叫〕紀小姐，紀小姐！

〔出乎意外，馬太太出現在門口，馬太太在鄉下也是一個出類拔萃的人物，只要看她的服飾便知道。她幹練，說話厲害，可是這是上海，她那一套使不出來，而且她多多少少有點鄉氣，只夢看那套自以為摩登的衣服和打扮，便知道了，她的人生觀是錢，丈夫搞女人沒有什麼，可是不能影響到錢財方面。〕

太 〔冷冷地〕你的紀小姐走了？

馬 啊呀！太太，你來了，怎麼也不通報一聲？

太 通報一聲，好讓你擺官架子，哼哼！〔一屁股坐下。〕

馬 幹嗎生這末大氣呀？太太！

太 你做得好事，要蘭丫頭跟這個什麼姓馬的好，可是人家迷上了這個什麼不要臉的紀小姐，不理她了。

馬 我看，不見得吧？

太 你這老不死的，我知道，你也迷上了她！

馬 我，我，我……

太 鵝，還鴨子，不要走，我問你，你這些時候究竟幹了些什麼？

馬 沒有幹什麼呀！

太 好好生意不做，心血來潮開公司，還請個什麼女花瓶。

馬 千萬不要聽別人的胡說，她是個書記。

太 我不管她素雞素鴨，你可是個饞貓，愛竄腥。

馬 太太，你可不要冤枉好人哪。

太 我也不管你這個，男人總不是好東西，你可不許把錢化在她身上。

馬 我敢對天發誓，我沒有用過一個錢。

太 那你帶到上海來的錢都到哪兒去了？

馬 全做了生意了。

太 做生意，哼哼，人家賺錢，你虧本，居然還要回家賣祖田，虧你老得出這個臉！

馬 那是因為我們生意做得大，要發大財。

太 你賺了多少了？拿給我！

馬 〔為難〕喏，這些生財，全是鈔票。

〔惠蘭上。〕

太 一派胡話，〔看見惠蘭〕惠蘭，你來得正好，你跟我說說，你爸爸在上海怎麼胡化錢的？

蘭 爸爸墨，他，他——〔故意不說下去，用眼看馬，馬只好給她做手勢，要她別講，他們倆討價還價，結果成交。〕

蘭 他忙着做生意。

馬 這你可沒有什麼話說了吧。

太 你的女兒嘛，自然偏護你。

馬 難道不是你的女兒。

蘭 媽，我可是說的真話。

太 我也不管你們真假，反正你給我錢就是。

馬 我給你股票怎麼樣？

太 股票！我要這些廢紙有什麼用？

馬 它比鈔票好，不會跌價。

太 我纔不信。

馬 如果它漲，一天之內我們就是大財主。

太 騙鬼！

〔費達同上，與沖沖地。〕

費 好消息，漲，漲，漲，大豐漲價停了板，我們做的一點兒沒錯。

達 權面鬼幫了個大忙。

馬 〔大喜，說不出話來〕啊，……那我……

費 還有張祕書——〔對馬〕你還有多少，馬經理！

馬 有限得很。

太 〔插入〕什麼事！

馬 我跟你說過，我們要大大地發財了。

太 真的？

蘭 爸爸，剛纔你答應的錢呢？

馬 我給你就是！可是今兒晚上——

費 〔緊接〕大家去玩個通宵好不好？我請客。

大家 好！

達 〔忽然想起〕不，我有事。〔看紀。〕

馬〔同時〕不，我有事。〔看錶。〕

費〔對她們〕你們？

她們 我們——也不空。

費 那我只好一個人抱着股票睡覺了。



## 第二場

公園池邊，燈光昏暗。

遊人稀少。

樹下有沙發椅。

紀小姐，馬太太，馬惠蘭三人在等待。

紀 馬太太，你冷嗎？

太 不，謝謝你，你這件大衣好像是爲我做的似的。

紀 你的我穿了也正合適。

太 他們究竟怎末約你的？

紀 我因爲急等錢用，要預支一兩個月薪水，總經理，經理他們就約我出來，說是他們自己願意借給我。

太 哼！好得很，今天可逮着他了，你的薪水我擔保，他不敢不借給你。

紀 我不是爲了錢纔告訴您的。馬太太。（沈默。）

蘭 噢，怎末，他們都沒有來？

紀 就會來的。

太 他們約在這兒？

紀 公園裏水池旁邊。您第一天到上海，我們不是來過？

太 他們倒真想得好。〔氣。〕

紀 馬太太，你也別生氣，這樣的事多着。

太 要不是碰着您，他們背地裏幹的事誰知道？

紀 男人總是這樣的。

太 可是我恨他們一臉的假正經。

蘭 仲達跟我講過那末多甜蜜的話，他騙我。〔哭。〕

紀 別哭，別哭。一個女人一生免不了碰到這種事，馬小姐，你千萬別認真，這樣，你纔可以講戀愛。

太 紀小姐，你好像什麼都懂得似的，你老練，你又爽快，我真猜不出你究竟是幹什麼的？

紀 我嗎？〔笑〕我不過是個普通女人罷了，上海多的是。

蘭 我不信。

太 ……不由人不看透。〔難過狀。〕

起別難過，馬太太。（指遠處）瞧那邊草地多好，我們去走走再來。（拉了馬太太）馬小姐！

太惠蘭，來呀！

蘭 我不去！

（她們走了。稍停，蘭看見有誰來，立起來，藏在樹後。達與費上。）

達 「麗都」你不去？

費 不，你可得當心點。

達 怕什麼？

費 你注意到惠蘭她們的臉色。

達 她的臉色關我什麼事？

費 我就怕鬧出事來。好容易把這一關過了。要是出了亂子，我們都遭殃。

達 啊呀！你這個人怎末這末膽小！

費 不是我膽小，只怪我們的官兒做得太小了。就是這個也還不是真的，你好像真的把你當做委員了。

達 可不是，現在要是有人說我不是委員，我纔不相信。

費 難怪你認乎其！地放了那末些大大小小的官。

達 其中馬專員是我的得意傑作，哈哈。

費 哈哈……好了，好了，我也不打擾你了。（走。）

達 喂！老費！（追去。）

〔蘭出。〕

蘭 原來什末都是假的。媽媽，媽媽。（向外招手。）

〔太太，紀小姐上。〕

蘭 他來了。

太 誰？

蘭 馬仲達。（指一處。）

〔達上，注視太。〕

達 〔以為是紀小姐〕她在這兒，〔走過去〕紀小姐。

〔蘭與紀躲開。〕

〔馬妻要跑，惠蘭在她身後耳語。〕

蘭 媽，看他說什麼。

達 〔異常溫柔地〕紀小姐，你來了一會兒了吧？對不起，我是有點事，馬家一老一小把我纏死

了，一個老東西，一個鬼丫頭，〔見她低頭〕你在想什麼？

〔惠蘭在一旁切齒。〕

達 你怎末不說話呀？……紀小姐……我希望你開一開口，你的臉向着我這邊好不好？〔轉到她

那一邊〕紀小姐，我第一天看見你，就想着要是我們常在一起就好了。我還年青，我沒結婚……你答應我嗎？紀小姐，你千萬不要以為我愛惠蘭，那是她一相情願，我要是有一點愛她，就叫我天誅地滅，這個女人再討厭不過了，她是個十三點。

〔惠蘭大怒，衝出。〕

蘭 混帳東西！〔打他。〕

〔馬妻趁機走了。〕

達 〔挨了一下耳光〕你是誰？

蘭 看看清楚？

達 啊呀！惠蘭，是你？

蘭 你剛纔跟誰說話，你說什麼？

……我……大概是眼花了。

蘭 你這個沒有心肝的，你說我漂亮，你說只愛我一個人，現在你還有什麼話說？——我問你，

你究竟對我怎麼樣？

達 我不知道。

蘭 你愛不愛我？〔作威脅的媚態。〕

達 愛你，你這個十三點！

蘭 〔大怒〕好，你不要後悔。

達 後悔什麼？

蘭 你當我不知道你的底細，你這個騙子。

達 我可不騙你。我對你說，我討厭你。

蘭 好。〔匆匆下。〕

〔馬太太出來阻攔。〕

太 惠蘭，惠蘭！

〔可是惠蘭卻已走了，仲達捉住了她。〕

達 別理她，紀小姐，這個人再討厭沒有了，我剛纔的話，還沒有說完，你聽我說，你願不願意換個地方，或者我們到咖啡館裏去坐坐，電影院也好，我們可以挑一個後面的座位，誰也管不着，紀小姐，你說呢？

〔馬太太不耐煩，要走。〕

達 別走，別走！

紀 〔在後對馬太太〕別走，別走！

達 噢，〔四面張望〕誰跟我學話，有回聲嗎？

紀 〔低聲〕馬太太，馬先生來了。〔連忙退回。〕

達 誰？〔沒有看見〕我好像聽見誰在說話……奇怪，一定是我心慌……公園裏人太多了，我們

還是換個地方。紀小姐……

〔紀小姐的愛人喬奈找來了，他在樹影下也把馬太太當成紀小姐。〕

喬 果然不錯，她在這兒！〔偷偷地走過來坐下作欣賞狀。〕

達 紀小姐，走嗎？

喬 〔坐在另一邊〕紀小姐，走嗎？

達 不走，今晚的月亮清明。

喬 這是哪個歌上的？

達 我愛這清明的月亮。

喬 俗套！

達 我愛你，你比月亮更亮。

喬 過火。

達 回答呀，紀小姐，我是你的小馬，小狗，小綿羊。

喬 鬼話。

達 喏，這兒是二百萬塊錢。〔給錢。〕

〔她不接受。〕

喬 不壞。〔他伸手代收。〕

紀 〔從旁着急地〕喬奈，喬奈！

達 〔發現了〕原來是你，你是幹什麼的？混帳！〔對馬太太〕咱們走，公園裏不限制遊客，什麼不三不四的人都讓進來，真豈有此理。〔拉了她要走。〕

喬 曖曖，慢着，話講清楚。

達 什麼？

喬 你有沒有知道，我是誰？

達 冒失鬼。

喬 她是誰？



達 她是誰？關你什麼事？

喬 你也該打聽打聽！

達 敲竹槓，是不是？

喬 好說。

達 給我滾！〔拔出手槍〕滾！〔馬太太走開。〕

喬 〔見槍畏怯地〕你，何必呢？你總不該引誘良家婦女。

達 紀小姐跟你什麼關係？說！什麼關係？

喬 不敢，關係有一點——不多。

達 〔驚〕什麼？

喬 你不用拿槍嚇唬我，手槍，我的朋友也有，犯不着。有話明兒「大東」談——〔找馬太太不

見〕曼麗！〔下。〕

達 混帳東西！〔轉身〕紀小姐，紀小姐——〔他去找她去了。〕

〔馬太太和紀小姐上。〕

太 他們走了。

紀 男人們就愛用打架來表示他們是男子漢！

太 「忿」我回去了。

紀 別走，別走，那不是馬經理？

〔馬在樹後探頭出。〕

太 「忘其所以」我不要見他，這個老東西。〔走到樹後。〕

紀 別走，別走！

馬 〔驀地看見紀，錯當做是妻子，大為掃興〕你怎末跑來的？

〔紀不理，背對他，馬太太在旁代答。〕

太 你怎末跑來的？

馬 我來逛逛，你來幹什麼？

太 你來得，我來不得嗎？

馬 回去，回去！

太 爲什麼？

馬 我要一個人靜靜地休息一會兒。

太 那你幹嗎不回去休息？

馬 家裏靜不下來。

太 哼！我知道你的鬼心眼兒。

馬 什麼？

太 你約了人在這兒對不對？

馬 瞎說！

太 你還賴，我馬上指給你看！

〔馬太太要走出，紀阻止。〕

馬 好了，好了，〔軟和下來〕太太，你回去吧！這兒沒有什麼好玩的，我事煩，我不過要坐在這兒靜一靜。太太，你知道我有這末一個毛病，等一會兒我要去接洽事情，你早點回去吧！明兒我帶你出去玩，四大公司，大世界，隨你挑。

〔紀作點頭狀。〕

馬 我的好太太，你真好！

〔紀走出，並向馬太太招手要她出場，她下。〕

〔馬回頭見太太，以為是紀小姐，大喜欲狂。〕

馬 啊呀！紀小姐，你已經來了？你是什麼時候來的？我怎末找了半天沒有見到，你剛纔在哪兒了？剛纔你沒有看到誰吧？〔馬太太作搖頭狀〕那就好了……這些別談他，紀小姐，我久

已要想跟你暢暢快地談一次話了。實在是我太忙了。公事多，一個人事情一多就把什麼都忘了。哦，不，我忘不了你。紀小姐……你一到我們公司裏，我們生意就好，你真是個「好運道」，財神菩薩下凡。……〔太太冷笑〕你笑什麼？你以為不對嗎？我是的確這末相信的。那天晚上我夢見天上掉下來一個元寶，一大早你就來了，紀小姐，我這一陣子運氣特別好，公司發達，股票上漲，這都是你帶來的。……紀小姐，〔看四週〕你覺得這兒怎末樣？就是人雜一點，談話不大便當，不過晚上還好，要麼不要出去走走？哪兒都好，你說好了。今兒我是什麼事都沒有的，〔馬太太哼了一聲〕你要說什麼？你說一聲，隨便哪兒我跟你走，怎末不說話呀？……不要緊，這兒誰也看不見……你千萬不要以為我是一個胡鬧的人。我是非常認真的，我可以老老實實地告訴你，我從來沒有一個女朋友，我那太太，她是鄉下長大的，管家還好，不過我現在這身份，她就不合適了。〔馬太太怒不可遏，起立〕怎末，現在就走嗎？好極了，紀小姐，今兒晚上，我能夠跟你在一起，我實在是高興，高興極了，高興極了，你要錢用嗎？我給你帶來了。〔遞錢，她馬上拿下。〕你收了我的錢，哈哈，你收了我的錢。〔他拉她手，她甩開。〕

馬

紀小姐，你的手多軟啊！不像我太太，鄉下人，又粗又糙，紀小姐，〔摸手，見她氣得發喘，誤會了。〕怎末，瞧你激動的樣子！紀小姐。

〔馬仲達匆匆地趕了來。〕

達 紀小姐，〔對馬〕啊！你！

馬 〔同時〕你！

〔喬奈帶了一個警察趕來。〕

〔警察用手電筒照在他們臉上。〕

警 行裏去！

〔馬嚇得發抖，跑來一些遊客。〕

達 幹什麼？

喬 〔對警察〕調戲我太太！

達 胡說，我是馬委員，馬仲達。〔掏名片。〕

警 有話行裏說去！〔拉女〕走！

太 喂喂，放手！

警 〔用手電照她臉〕你也不是好東西！

達 〔看清楚了，大驚〕啊，馬太太！

馬 〔又驚又喜〕她是我太太！

警〔轉身找喬奈〕怎末回事？

喬 噢，我明明看見是曼麗！

達 你分明是敲詐，你太太在哪兒？

馬 紀小姐呢？

〔紀小姐從人叢中走出，她濃裝豔抹，完全恢復了舞女打扮。〕

紀 你們要找紀小姐嗎？她在這兒。

大家 噢！

紀 你們覺得奇怪吧？讓我告訴你們，我就是你們追求的紀小姐，我叫做曼麗，華樂的紅舞女，你們逗她，惹她，玩她，可是她卻玩弄了你們。我以為你們是正人君子，原來你們比一個舞客對於舞女還卑鄙，馬委員，馬經理，你們該明白了，我是個舞女，我要想找個職業，做一個職業婦女，可是你們不讓她做，你們罵舞女，瞧不起舞女，可是你們卻暗地裏逼着她做比舞女更下賤的事，這就是你們，你們社會上有地位有面子的大人。好吧，現在我全告訴你們了，你們要認識她嗎？你們想跟她要好嗎？她在這兒，你們請過來吧！每天我在舞場裏恭候大駕，你們愛怎末就怎末，我一定奉陪。〔對達，馬〕大經理，經理，委員，專員，都來吧！〔伸手〕吃餡子，看電影，喝咖啡，開房間，什麼都好，不要偷偷摸摸的。〔作媚

態〕親愛的，小鬼，小馬，小狗，小綿羊，走啊！〔他們不動〕你們不敢，是不是？你們沒有膽子了？你們真的只敢在黑地裏鬼混嗎？不要緊，〔媚態〕來吧！我是不會讓你們失望的。我不敲你們的竹槓，我也不會多要你們的錢！〔拿出喬奈袋中鈔票〕這是我的薪水，〔點了一下，取出其中餘多的〕多下來的，拿去！〔擲向他們〕哈哈！〔轉向喬〕喬奈，你倒是道地本色，你居然找來了，來，咱們還來得及跳最後一只舞，走吧！〔轉對大家〕Bye—Bye—〔她拉了喬奈走。〕

警 媽的，見鬼！〔下。〕

〔羣衆也散了。〕

馬 〔喘了一口氣，吐口唾沫〕不要臉的婊子，舞女，浪貨！

太 也該死死心了，走吧！

〔忽然，男僕匆匆趕來。〕

僕 二爺，二爺！

什麼事？

僕 巡捕房裏來了人，要封門，費廠長給帶走了。

馬 〔官腔〕胡說，這是馬委員開的公司。

第 三 幕

僕 馬委員是假的！

馬 假的？

〔還要逃。〕

馬 〔把他抓住〕喂！你到哪兒去？

連 〔只好硬硬頭皮〕回去！

馬 〔顫抖地〕回去！

〔大家驚慌，垂頭喪氣地下場。〕

— 幕 —



## 第三場

景同第三幕。

他們回來了。

馬老關和馬仲達縮在沙發裏，非常害怕，互相監視着。一個警察在門口踱來踱去，他的足步聲，使他們非常恐怖。

兩個人互看對方，充滿埋怨和仇視。

連起立。

馬〔一把抓着他〕你想逃！

連〔苦笑〕誰說我要走。

馬那你幹什麼？

連抽支煙〔他取火抽煙〕來一根？

馬謝謝，〔也拿了一根，二人對抽。〕

〔沈默片刻。〕

無 獨 有 偶  
連要是再有點酒就好了。

馬 大牢裏儘有你喝的。

〔外面腳步聲漸近，他們緊張之極，縮做一堆。〕

〔腳步聲遠去，他們稍舒。〕

達 唔，這個罪，〔忽然大叫〕根發，根發！

馬 你要幹什麼？

〔達不理，根發上。〕

僕 您叫我，總經理？

馬 〔截斷〕他不是什麼總經理，他是騙子，大騙子。

達 〔起立，恭敬之至〕勞駕，請你給我打點酒潤潤嗓子，你肯嗎？

僕 門口不讓走。

達 跟他通融通融，〔掏錢〕只剩兩千塊錢，支票倒有幾張。

僕 您留着自己用吧，總經理。

馬 大騙子。

僕 我給你找點兒來吧，廚房裏還有點兒料酒。

達 謝謝！謝謝！〔僕下。〕

〔僕拿酒上。〕

達 謝謝！謝謝！〔自酌〕你也來一杯。〔馬不理〕也好，〔樂得痛快，他喝，忽然哼起京戲來了〕聽他言……嚇得我……心驚膽怕……

馬 〔打斷他〕喂！喂！〔達停〕你幹什麼？

達 唱戲，所謂「今宵有酒，今宵醉。」〔又唱〕背轉身……自——

馬 來了，來了！

〔達馬上停止，足步聲近，他們發抖，進來的是一個警察，他面無表情，在門口略一停頓，走向前，到他們身前立定伸手，他們嚇得縮在沙發裏；他卻在桌上拿起洋火摸出一支香煙來抽，點好煙，又面無表情地走出去了。〕

〔二人目瞪口呆，半晌纔喘過氣來。〕

達 媽的，要帶就帶了去，男子漢，大丈夫，說不怕就不怕。〔一聽見外面響，又縮做一團。〕

馬 你害得人好苦。

達 我害你？

馬 你說你是什麼和平軍，什麼統制會委員。

達 你要我說的。

馬 騙子。

達 你找來的。我到現在也沒有覺得自己做過委員。

馬 大混蛋！

達 「忽然得意起來」慚真妙，只要做一個什麼芝麻點兒的大官，日子就好過，就有人捧着你，給你吃，喝，頑，樂。

馬 我算是瞎了眼睛。

達 因為你有幾個子兒。

馬 我的錢是血汗換來的。

達 別人那兒刮來的。

馬 不管怎麼說，你沒有，你是個窮光蛋。

達 哈哈……做了官馬上就變財主。

〔馬太太走了出來。〕

太 你們還在這兒嘩啦啦嘩啦啦？〔他們窘〕——他們還沒有來把你帶走？〔走到達前，直指其面〕你這個騙子，拆白黨，你是哪兒鑽出來的？你這個千人宰，萬人殺的東西，你還是個什麼委

員！

達 慢着，慢着！太太，你也曾經做過專員夫人，我們是官商合辦，通力合作呀！

太 什麼官商合辦，通力合作，你想出來的鬼主意，好把人家的錢騙了去，你該拉去槍斃！

達 槍斃？現在犯案子的多着，你看有幾個拉去槍斃的？唉！馬馬虎虎……我的官司吃完了就走

了，要是我有個把大人物撐腰，你們照樣跟我叩頭。

太 你吃官司活該，你怎末好拉了馬老闆，他好好兒地做生意，碰到你這個鬼，〔罵她丈夫〕死

東西，你瞎了眼，找上他，〔又轉對達〕你，你，你騙了我們的錢，你騙了我的女兒，你弄

得我們家破人亡，你好狠心。〔大哭〕天哪！

達 〔同情似地〕對不起，太太，我也很難受。

太 你去入地獄，下油鍋，誰也管不着。

〔外面天色漸亮。〕

〔有汽車聲，由遠而近，人聲，馬太太停住了哭，躲在馬先生懷裏，仲達倒反而泰然起

來。〕

達 〔喝了一杯殘酒〕歡迎，歡迎！

〔汽車停在門口，關車門，腳步聲，敲門。〕

連 「不看」請進！

「一個差役模樣的人上，態度甚爲嚴肅，他身穿制服。」

差 這兒是不是「大豐」？

「沒有人敢答應。」

差 這兒是不是大豐公司？

「沒有人敢答應。」

差 大豐公司的經理在嗎？

「沒有人敢答應。」

差 「不免生氣」你們怎麼了？

馬 「顫顫抖抖地」……您……您……別生氣，老爺……

差 什麼？

馬 您是……您是……

連 查帳嗎？這兒是帳簿……

馬 我們實在沒有舞弊，「奉上帳簿」也沒有買空賣空，做黑市。

差 「不解，搖頭」我不是問這個，我要見你們經理。

馬 經理嗎？〔指遠〕他就是什麼委員，祕書，專員，全是他弄出來的，他就是那個騙子。

太 〔插入〕他騙得我們好苦！

差 〔向遠〕你是經理嗎？

連 他是經理。〔指馬。〕

馬 〔連忙推脫〕他是總經理。

差 哦！我知道了！

馬 您是個明白人，不會不知道的。

差 我要找你們經理說話，隨便哪個都好。

連 〔說好話〕幫幫忙，大家都是外面混世的。

差 這是什麼話？

連 〔掏出一張支票〕別見外，小意思。

差 謝謝，謝謝！

〔馬太太也推馬，馬也拿出一點錢，馬太太白他一眼，他多拿了一些。〕

太 〔送上〕您多多照應。

差 謝謝，謝謝！

太 我們當家的，他實在是冤枉，請您放過了他。

疊 會長關照的，馬上要去。

馬 〔結結巴巴〕這……這……這……

太 〔指達〕帶他去。

達 〔坦然〕好，走吧！

疊 你們先看看公事，〔拿出公文來，十分恭敬〕先生，我跟你們道喜。

馬 〔莫明其妙〕道喜？

疊 這是委任狀！

馬 委任狀？〔看委任狀〕我是做夢嗎？怎麼着。

疊 馬仲達先生是物品統制委員會委員，馬伯潤先生是統制會專員。

達 〔摸頭〕我喝醉了！

疊 〔恭敬地〕請兩位去見我們會長。

馬 先生，這是真的？

疊 你們真是喜歡糊塗了，你們做了官，放了缺了！

〔外面人聲，汽車停，惠蘭挽了陸會長笑嘻嘻上，費隨後，疊從畢恭畢敬，讓路。〕



〔陸會長是個龐然大物，講話粗俗不堪，可是由於跟日本人勾結，現在是個紅人。〕  
〔他們進來，大家目瞪口呆。〕

會長，您來了。

蘭 快來，爸爸，媽媽，這就是陸會長，我常常跟你們提起的統制會陸會長，我同學張雲珍的乾爹，我們昨兒晚上跳了一夜舞。〔對陸〕坐呀，〔費獻茶〕我們這兒簡陋得很，我來介紹介紹，〔指馬〕這是我爸爸，〔馬行禮，陸微點頭。又指馬太太〕這是我媽，〔馬太太行禮，陸微點頭。她又轉對馬仲達〕這是——〔她不願介紹下去。〕

費 〔趕上介紹〕這就是馬委員。

陸 唔，唔，〔呵欠〕惠蘭，你說我不肯來，我不是來了，你說我對你是不是比雲珍好？

蘭 誰說你對我不好的？乾爹。

〔費與達低聲談話，報告一切。〕

馬 以後還望陸會長多多栽培。

陸 昨兒晚上的事全是弄錯了，局裏接着一個電話，說是你們這兒有土匪假冒我們本會，所以派了幾個弟兄彈壓彈壓，後來，後來在「伊文泰」遇見惠蘭，她跟我說起，她好像很生氣，後來，我們談得很投機，我這纔知道，你們就是「大豐公司」。

費 「從旁」是的，「大豐」。

陸 我記得前些時，人家送了我不少「大豐公司」的股票，我以為這是不值錢的廢物，後來兩三天功夫，漲得熱昏，我纔想起來，足見你們公司經營得法，你們大有道理。

達 不敢，不敢！

陸 你們這種人在這種時代不出頭，實在是太豈有此理，你們都有文才，汪主席，陳代主席都是有文才的，所以我今天一早趕到會裏，通知他們立刻加委，要你們二位來幫幫兄弟我的忙，恰好有個祕書也推舉你們——

費 「點頭得意」是的，是的，我們呈報過張祕書。

陸 可見兩位做事老到，聲名遠播，我們本會正要擴大地址，加緊統制，所以要借重你們，叫你們的公司來做個榜樣。所謂「官商合辦」是最講究親善的。

達 官商合辦，全要您陸會長指導。

費 陸會長是我們大股東，自然義不容辭。

陸 「轉對差」委任狀呢？

參 在這兒。

陸 哦。

馬 這是真的？

陸 難道還是假的？哈哈，〔呵欠，起立〕我可累壞了，蘭，你該放我回去了吧？

蘭 〔嗔〕誰阻止你的？乾爹！

陸 〔扶腰〕啊呀，這一夜的舞。

達 您累了，會長。

蘭 〔對達〕昨天你怎麼沒去啊？〔故意〕紀小姐跟她那位男朋友跳得膩味死了，就等着你。

達 〔只好唯唯〕是的，是的。

蘭 〔故意做給達看〕哪一天再去跳啊？乾爹！

陸 隨你好了，跳舞很有意思。

蘭 可是他們青少年團鬧着要禁舞。

陸 那是他們想把別人家的太太小姐拉到他們自己家裏開「派對」。

蘭 〔拍手〕開派對，對了，我們開派對，就是今兒晚上，慶祝我爸爸。

馬達 〔欣然〕正式宣誓就職！

——幕急下——

## 尾 聲

景如前，經過了一番布置，成會議室狀，又可供跳舞。

〔來賓分坐兩旁，作嚴肅狀，沈默。〕

〔費上。〕

會長來了，會長來了。

〔大家緊張起立。〕

〔陸挽陶上，坐正中。〕

費 現在儀式開始，全體肅立，奏樂。

〔喬奈用索素風吹奏國歌，完全洋琴鬼作風。〕

費 向國黨旗行最敬禮，一鞠躬，二鞠躬，三鞠躬。

〔陸傳話。〕

費 現在奉會長諭，儀式從簡，這也是節約的意思，現在補行宣誓，讀誓詞。

〔馬達二人起立宣讀。〕

馬達 〔唸誓詞，狀如讀祭文〕「余誓以至誠，效忠黨國，建設東亞……」

費 首長訓話。

陸 〔起立，咳嗽〕兄弟今天代表本會前來監察，真是高興萬分，我們能有馬，馬二先生來合作，參加，合作，一定做得頂刮刮，數一，數二。他們一個是官家子弟，一個是做買賣的老本行，真是天緣巧合，美滿良緣，當此建設大東亞的時候，必須中日親善，反共，和平，愛國，他們一定——一定是奉公守法，禮，義，廉，恥，無所不通，還有節約，宴會要少開，飯菜要少吃，還有娛樂，消遣，好比跳舞——跳舞——

〔蘭拉他一把，他忽然中斷，不知所云。〕

陸 〔驀地坐下來〕跳舞。〔看着蘭。〕

〔大家呆着。〕

費 〔連忙解圍〕陸會長訓詞完畢。

〔大家鼓掌。〕

費 陸會長的意見是經濟時間，時間節約。他說跳舞，現在儀式完畢，節約舞會開始。

〔喬奈奏樂。〕

〔大家跳起舞來，瘋狂之至，連出來偷看的女僕也被捲入漩渦，男僕也參加了進去。〕

〔賓客們瘋狂地喝酒，酒盡，馬拿了酒瓶下場取酒。〕

〔跳舞繼續，拍子更快。〕

〔忽然一個人衝了進來，手裏一張報紙。〕

人 〔大叫〕勝利了，勝利了。

〔音樂驟停。〕

大家 什麼？

人 勝利了，日本投降了，你們看！〔高舉報紙。〕

〔大家搶了報紙看，臉色全變。〕

〔外面人聲，爆竹聲，大家以為打了過來，連忙匍伏躲藏。〕

人 勝利了，勝利了，噯，噯。〔跑下。〕

〔靜。〕

〔馬拿了酒瓶上。〕

馬 噯，人呢？

〔死的沈寂。〕

〔馬仲達從旁爬出來，他想偷偷溜走，馬拉住他。〕

馬 怎麼回事？

達 勝利了！

馬 〔訝然〕勝利了？誰勝利了？

〔這時陸會長也偷偷爬出。臉上有灰，鼻子變成白的。〕

陸 誰勝利了？

〔大家爬出。〕

全體 到底誰勝利了？

〔大家莫明其妙狀，猶如呆鰱。〕

〔鑼鼓聲，人聲起，西洋景圖案，幕漸落。〕

聲 往裏頭看來，往裏頭瞧。

請看那敵偽時代的玩意兒真好笑……

〔全劇完〕

## 後記

如果藝術是風雅之士的點綴品，那我寧願站在藝術的門外。

這本劇本原是粗俗的玩意兒，難怪它刺着幾個雅人了。其實遠在淪陷期，我便被一位名叫于瀛的戲劇家在當時紅極一時且曾在「東亞共榮圈」的文化崗位上盡了大力的「雜誌」上撰文罵爲「俗物」。想不到勝利之後依然故我。說來真不長進！

不幸得很，這個戲在蘭心大戲院會有一次令人頗不愉快的演出（草率得無以復加）。這自然得怪原作。我現在且把它交給讀者，等到讀者覺得它是多餘的，它自然就消失了。我倒但願如此。

九月二十二日



## 勘誤表

| 頁   | 行  | 勘誤            |
|-----|----|---------------|
| 二〇  | 五  | 「鬪子」下脫「，」     |
| 三八  | 十  | 「而出」下脫「，」     |
| 五三  | 六  | 「花西裝」下脫「，」    |
| 六四  | 六  | 「蕙蘭」下脫「，」     |
| 六七  | 七  | 「什麼」下脫「，」     |
| 六七  | 八  | 「不理」下脫「，」     |
| 六八  | 二  | 「小姐」下脫「，」     |
| 七八  | 一  | 「迷迷糊糊似地」多「似」字 |
| 七九  | 一四 | 「嘘」下脫「，」      |
| 九六  | 一〇 | 「紀小姐」下脫「，」    |
| 一一一 | 一三 | 「是」下脫「說」字     |